

807034

36 10
查

37.10
查

殘 燼 集

金 溟 若 著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1 9 2 8

殘 燼 集

盛 漢 若 著

2325

#815.14

8034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1928

1928 6 20 付梓
1928 10 25 初版
1——2000册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殘 燼 集

目 錄

我來自東.....	一
東來餘波.....	二七
中秋遊絲.....	四九
江北瑣記.....	六五
孤人雜記.....	九七
拉集了殘燼以後.....	一九

(11)



我來自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露佚從接到他家鄉父親的來信以後，同時生了兩種不同的情感：他想到自己不到一個月後，就可以和他明媚可愛的故鄉，和慈愛的母親，活潑的小弟妹們會面，他覺着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但是轉來一想，他快要離開荒蕪了他天真的少年時代的異邦之土，而和他十年來的相親愛的朋友們分別，又不得不使他感着一種切身的痛苦。

——哦，讓我過了十餘年的浪漫生活的日本喇！受了你十多年氣的野心勃勃的日本國民喇！我快要離開你們，向我慈母般的祖國的懷裏去了。

——親愛的異邦的故友們喇！可愛的肉麻的異



(1)

(南)

邦的女人嘛！別了！

——別了，我們若想要再會，至少也要在十年以後！

他雖然時常受了日本青年的嘲笑和冷視，但是十年生長在這裏的露佚，對於這異邦的感情，却比十年來未嘗踏過的他的故鄉的土地，反是濃厚得許多。他接到他父親的來信的當時，雖然被故鄉和家庭的吸力，使他感着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但是同時，由留戀他童年契友的心情，和想起他祖國朋友來信所說中國社會的可怕，不得不使他起了一種怕回故鄉而依戀日本的情緒。

——日本！真是我第二的故鄉了，我看他們多血質的青年多麼可愛！你不聽家鄉友人的來信麼：中國的社會，簡直不是人住的；何況是我們青年人！啊，這樣壞的地方，我還值得回去嗎？

他現在對於平日所最憎惡的野心的日本青年，竟有了一種依依不忍捨的樣子。他想到中國的社會，簡直不是人住的幾句話，使他傷心到極點。他天天所期望的，每回被日本人嘲罵時必定想到的祖國竟壞到這個地步，他簡直不曉得怎麼樣好。他想到自己沒有安心的地方，他的眼淚禁不住一顆一顆

滴下來了。但是隨後，他又勉強壓住這些悲哀，在他自己的腦裏，描寫了個更好的，風光明媚的樂園，來追憶着他十年前的故鄉。

——哦，這不是你的故鄉嗎？你看落霞潭的美景，華蓋山的莊嚴，松台的朝陽。這正是你的故鄉，這正是你十年前的故鄉！那裏也有美麗的處女，怕比日本這些肉麻的女人，還要嬌豔得許多。你已經在這殘酷的異邦裏，荒過了你的天真時代，你再忍心把你甜蜜可愛的青春，也在這小小的海島上摧殘了嗎？啊啊！回去，回去！向你可愛的故鄉！在那裏，把你飲而醉的青春的美酒，捧給你同胞的姐妹們，和她們共醉！

似花似蝶的他同胞的年青女人，和樂園般的他故鄉的美景，一幅一幅，好似看着電影一般輪流過去。這引誘力強大的幻像，使他下了一個堅牢的回家的決心。他即刻寫了一封信給他父親，說他已經決意回家，叫他父親快點把費寄來。他封好了信，鑽入了被窩，還在追念着這甜蜜的幻像。

——哦，這不是你的故鄉嗎？你看落霞潭的美景，華蓋山的莊嚴，松台的朝陽。這正是你的故鄉，這正是你十年前的故鄉！那裏也有美麗的處女，怕

比日本這些肉麻的女人，還要嬌豔得許多。你已經在這殘酷的異邦裏，荒過了你的天真時代，你再忍心把你甜蜜可愛的青春，也在這小小的海島上摧殘了嗎？啊啊，回去，回去！向你可愛的故鄉！在那裏，把你飲而醉的青春的美酒，捧給你同胞的姐妹們，和她們共醉！

在被窩裏打了幾個滾，總是睡不着。爲了這種幻像，使他眼都花了。直到十二點鐘多，才漸漸地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醒來已經很遲了。早晨的太陽，照着朝東的紙窗，映得小小的房間，充滿着紅光。露佚還貪着被窩裏的溫暖，不肯起來。他緊閉着眼睛，一面避着太陽的光線，一面在他的腦海裏描寫着十年來的一頁一頁的過去的生活狀態。

——哦，可愛的島國的風景！肉麻的島國的女人！

——白雪不溶的常白的富士！箱根山上的溫泉！日光的古跡！瀨戶內海的海景！呀，日本！島國的日本！風光明媚的日本！世界三大公園之一的日本！不到一個月，我就要和你訣別了！

——肉香熏人的日本料理店的侍女，不知廉恥

的日本下宿的下女，美麗多情的日本女學生，罵我們中國人爲 Chankuro 的日本的無賴，叫我們爲支那人 (Shineijin) 的無知的日本下等女人喇！不到一個月，我就可以免了你們肉麻的欺騙和無恥的嘲笑了。

——當沉悶得無地可走的時候，常去喝咖啡和威士其酒的早稻田大學對面的咖啡店侍女秋子喇！不到一個月，我就要離開你，回我的故鄉去了。但是我去了之後，你肉的引誘，定是依舊不變地在向餓犬般的你祖國的青年們作用。呀，你胸前乳尖圓滿的曲線，你頸邊腋下誘人的粉香！不到一個月，我就再也不會受你這種誘惑了。

——許多許多異國嬌豔的異性朋友喇！安慰我飄浮的心兒的在小學時的同學榮子姑娘喇！不到一個月，我再也不能受你們的愛了。悲哀時的握手，快樂時的接吻，也只能在遙遙的遠鄉追懷了。

露伏正在想得入神的時候，他樓下的三十多歲的房東的女人，推開唐紙（紙門名）走進來了。

——露伏先生！很遲了，還不起來嗎？學校裏不是有功課的嗎？已經八點鐘多了，牛奶也早已送來了。

她一面說着，一面把牛奶放在桌上。露佚被她這一叫，嚇得睜開眼睛，但是又因為怕那猛烈的太陽光綫，急急地又閉了牠們。

——哦，謝謝你，請把牠放在桌上！

——噯！

他待她去了之後，就急急地把被褥摺開，到樓下去洗面去了。洗好面，喝了牛奶，吃了兩片麵包，把昨夜寫的給他的父親的信夾在書中跑出去了。

在郵政局裏，躊躇了好幾次，才忍心把信投入了信筒。一氣跑到學堂，坐在教室裏，就好像成了死人一般；一聲也不響，眼睛只是釘着黑板，心中還是在不住地解決回家不回家的事。他有時責備自己不該早晨早早就把那封回信發去，應該先和榮子商酌一下才好，所以他有時竟想立刻就再寫封信去向他的父親改正。

——哦，我不該回去！日本真是我第二的故鄉！你看！這裏風景怎樣明媚！這裏女人怎樣可愛！還有，你不聽家鄉友人的來信麼：中國的社會，簡直不是人住的；何況我們青年人！呀，不要回去，不要回去！雖說這裏沒有你的親人，但是榮子不是很愛你嗎？她不是說過：我情願做你的人，永遠在

你的懷抱中！呀，真的不要回去，真的不要回去！快寫信去對你的父親改正了好！

他雖然有時這樣想，但是終究被他心中所描寫出來的美麗的故鄉的幻影所攝伏了。

——日本有什麼，日本有什麼！你家鄉不是有比這更好的風景，更美豔的女人！哦，日本有什麼！回去，回去！向你美麗的家鄉！那裏還有你慈愛的母親期待着你！

他那一天的功課，竟於這樣空想之中完了。他挾着書包，正想向他的寓所回去，後面竟有什麼人在叫他的名字。

——露伏君！露伏君！

——什麼人？哦，小林君！你回去沒有？

——哦，我就要回去了！明天是日曜日，倘若天氣好，我們同到荒川去看櫻花好嗎；你在家裏等我，我定去找你！

——好！我定等你！

小林是一個可愛的青年，是露伏最要好的一個朋友。他的家裏，祇有他的雙親，和一個年輕的妹妹，都待露伏很好。每當日曜日，或別的休息日，露伏總和他同到名勝地方去遊玩，或到影戲館裏去

看電影去。

露佚回到寓所，吃過了晚餐，早早就把身體躺在被裏；但是心中還在計劃着回家的事體。

——今天信已發去，一個禮拜後可到溫州，回信至少還要十多天……哦，不到一個月，我就能夠和我十年前的故鄉會面了。

一種隱隱的快樂，使露佚漸漸地入了夢境。

* * *

小林的呼聲，把露佚從夢中驚醒。他睜開了眼睛，看小林已經立在他的枕邊向他微笑着。

——快起來，我們要早些動身才好！你要就起來，我到外面買點東西帶去當點心，就回來的！

荒川是帶清澈的河流，水流急速得很。兩邊的土堤上，滿植着各種櫻樹。陽春三月的前後，櫻花開得似雲似霞的時候，淫氣熏人的日本女人，滿塗了一臉的脂粉，和着她們貪淫凶惡的男人，做一種奇特的舞蹈的樣子，在堤上走着。有的醉了酒，亂七八糟，東一撞西一碰；有的塗了一臉的顏料，口中唱着似歌非歌的亂喊；有的把帶來的紅毯展開在一片空場上，叫了幾個女人，彈琴唱歌。酒氣及肉香和脂粉氣混攪來的一種說不出來的臭味，隨着微

風的飄拂，掠過我們的面頰，這就是日本人年年總有一二月鬧的櫻花會了，很可以看得出一種狂熱的，肉麻的島國特色。西洋人看了，定會驚異起來。

——啊，到底還免不了這種野蠻民族的特色呢！

露佚和小林雇了一隻小舟，溯上荒川。——這裏的小舟很簡單，也沒有什麼裝飾，也沒有槳。只用一丈來長的竹竿，一面當舵，一面當篙，把船體慢慢地撐去。因為水流很利害，所以向上流撐，是很不容易。他們一面把帶來的司喜（Sushi 日本點心名）來吃，一面談話，一面看看岸上的怪現象，很可以得到一種浪漫的快樂。最後，露佚忍着一種極度的痛苦向小林說：

——小林君！不到一個月，我就要和你分別……

……

——噢，分別！到什麼地方去？

——回中國去，前幾天接到父親的信，叫我要回去。

——那麼我們幾時可再會？

——算不定的。

——謊話，有那樣事！為什麼呢？

——真的，等錢一到，我就要動身了。

一種奇異的緊張，支配了他們兩人，默默地一句也不響，好好的遊興，竟被這幾句話完全弄糟了。

——哦，這是最後的一次了。狂熱而肉麻的島國民族嘯！不到一個月，我就要和你們作別了。小林，親愛的小林！這怕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不到一個月後，我們怕再也不能同來賞這美景了。急流的荒川，奇異的櫻花會！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

他忍不住這種別離的情緒，暗流了兩行眼淚，隨手拾起兩三片被風吹到舟上的櫻花的殘片，輕輕地接了一個吻，把牠夾在帶來的書中，做日後回憶時的紀念。

* * *

光陰好容易過去，從露佚回信發出以後，已經有二十多天了。

露佚剛吃過夜飯，把身體躺在席上。天色雖然漸漸昏昏下去，但是露佚却不願意把電燈扭上。他的雙眼昏昏迷迷凝視着天花板。——天花板上老鼠行便了的痕迹，呈出一朵一朵的雲形，很可以看得出這屋是已歷年很久了。他這樣凝視了天花板一晌，又把他的眼睛輕輕地移到透來極細微薄的光綫的

紙窗上去。

——今天十五，十九有輪船開。這裏到神戶，還要坐兩天的火車，至遲大後天的火車是定要起身的了。哦，大後天，十七，只有一天多的時間了。只有一天多，不到兩天工夫，我就要和住慣了的，這兩年來的房間永別了，

——啊，東京，繁華的東京！世界四大都會之一的東京！十年來相親愛的東京！不到兩天，我就要和你作別了。

——榮子，可愛的榮子！請你恕我，恕我！恕我這薄情人。安慰了我十年來的飄浮的心兒，啊，我真感謝你！你昨天晚上對我的哭訴，我未始不知道。但是，呵，我家鄉父親的來信，……

——榮子，親愛的榮子！我並不是不愛你，有你這樣的柔潔的戀人，真是我的無上的榮幸。但是，但是，真正來說，我真真不敢愛你，異邦的放浪人，也值得你的愛嗎？事實上愛情雖是自私的，但是像我這樣人，也該把愛情來歸於私有嗎？哦哦，我真值不得你們的青眼相看，現在我只願你把愛我的心，拿去愛你真正可以做你情人的人！

現在旅費也早已匯來了，要買的東西也買了，

要看的幾本書也都找到手了，學校的轉學書也都辦好了，只等大後天一到，就可以即刻起身。但是他的感傷性，竟起了種種作用，把他的神經弄得昏亂極了。

他踱出了房間，穿了下駄（日本履名）冒着薄弱的星光，毫無頭緒地踱了一回，他的脚尖就自然而然地，向平日煩悶時慣走的早稻田大學正門對面的咖啡店裏走去。一推開門，一種肉熏的臭味，即刻吻了神經過敏的露佚的鼻尖。秋子一看見了露佚，就急急地從裏面跑了出來。

——露佚先生！好幾天不見你來。聽說兩三天過就要回國，真的嗎？

——哦，你聽什麼人說？

——昨天李先生到這裏喝咖啡，我問他有沒有碰到你，他說你要乘大後天的晚車到神戶上船，對不對？

——想這樣做，但是未確定。秋姑娘！請你給我拿兩杯威士其來，順便還請你弄兩盆下酒的菜。

——嚶嚶！

露佚打發了秋子去拿了酒以後，把他的眼睛向四面的板壁，天花板，……細細地觀察了一回，又把他

的眼睛移到在那裏倒酒的秋子身上去了。他把她從頭至腳，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閉了眼睛在他的腦海裏，又把她重新溫了一回。

——烏黑蓬鬆的頭髮，暈紅可愛的兩頰，粉白的頸項，頸邊透出來的那種說不出來的香味。還有，還有！你看，她白玉般的兩肩，兩肩下面的曲線，腋下汗粉混攪來的肉香。柔嫩的乳尖，嬌細的腰身，及至微顫着的玉肌，和下部透出來的……那種香味！

露伏這樣幻想了一回，把頭靠在棹上，勉強去壓住了他戰顫的心兒。

——露伏先生，酒拿來了！還靠在那裏想些什麼？

被這一叫，把他嚇得一跳。他把頭抬起來，就聞見了一種脂粉的香味。

——呀，這宗香味，這宗日本女人特有的香味，今天恐怕是最後的領略了。再過一刻，我就再也不能重溫這種香味了。

露伏把他的鼻子又轉過來連連嗅了好幾口香粉和肉混攪來的香氣，才能夠滿足了他這宗慾望。

* * *

喝了兩杯威士其，還吃了兩盆下酒的菜，把露伏弄得儘飽了。他想到今天晚上還和榮子有約，他就急急地付清帳跑了出來。被兩杯威士其的力，把他平日慘白的兩頰，起了一陣紅潮，他覺得好似被火燃着一樣的熱，受夜風迎面拍來，他感着一宗說不出來的快感。時間已是九點鐘過了，小石川的山坡上，祇有兩盞路燈，照着暗淡的街路。

露伏進了榮子的房門，就即刻聞見一種處女房裏特有的香味。榮子大概正從外面剛才回來，穿了一件她平日上校時著的紫色制服，正在那裏整理東西。被露伏的腳聲吃了一驚，急急地掉過頭來：

——啊喇！露哥！給你嚇死了，我看是什麼人！……我剛剛從你那邊回來，房東的伯母說你吃過夜飯不久就出去了。你到了什麼他方？……哦，你又喝了酒嗎？

被榮子這一問，露伏倒覺得對不起她的樣子。

平日露伏煩悶起來的時候，總一定到小酒店裏去喝酒。喝了酒完全失了感覺的時候——這樣時候，當然他的感傷性也失了一時的作用——回到寓所裏痛哭了一陣，直到酒氣漸漸地過了，感情也恢

復到原狀的時候，他總跑到榮子的家裏去的。他祇一到了她的家裏，她就曉得他是喝了酒了。雖然他自己是覺得已經完全復了原狀，但是他酒後的興奮的情感，是怎樣也瞞不過自小和他作伴的精細的姑娘的。那樣的時候，她定是好像是他的姐姐一樣，用一種姐姐勸告她小弟弟的口調，一面安慰他的煩悶，一面勸告他不要這樣自暴自棄地胡亂喝酒，要保養身體的一套話。所以他今天又喝了這許多酒來找榮子，他曉得這是一種罪惡，他覺得自己好像是立在上帝面前作懺悔的罪人，他又覺得她是聖母馬利亞一樣莊嚴，他只向她默默地點了一點頭，竟說不出來一句好話。

——露哥！我叫你不要喝酒，喝酒對於身體真有害，我隔壁的佐藤先生也是喝酒過度的緣故死了的呢！

——噯！

——所以我叫你不要喝酒。醫生不是說你心臟弱嗎？你說煩悶不過，才去喝酒，有什麼煩悶不過的事體，你不能告訴我嗎？——你是我最可愛的人，你有什麼煩悶不過的事體，我總得想法子安慰你的；我……我喝酒的人頂不喜歡！……

.....
.....

這種好似親姐妹一樣的榮子對於他的情感，使流浪在異邦的一無親人的露佚起了無限的感謝。他想到只有一天多的功夫就要和他這可親的比他自己的親姐妹還要好的榮子分別，他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了。

啊喇，你哭什麼？……我說得太過了嗎？ 噯，哥哥！請不要哭了呀！我，我不過勸你少喝酒罷了。

榮子竟完全把露佚哭的原因會錯意了。他好似把明天就要分別的事體完全忘記了的樣子，她握了露佚的左手，一邊用她的右手替露佚拭眼淚，一邊柔柔和和地說：

噯，噯，露哥哥！請不要動氣了！

——沒有的事！我不過想到我們明天要分別的事……

被露佚這句話，完全把榮子忘記了的悲情提醒了轉來。她現在不僅不能叫露佚不哭，就連她自己也禁不住靠在露佚背上流起眼淚來了。外面賣‘支那餛飩’的叫喊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大概夜已深了。

——如果做得到，我情願這樣死去，抱着槩子痛哭了一陣死去！

——啊啊，假使沒有我父親那封似威嚇似勸告的信來叫我定要回去，我是真真也不願意回去的。但是現在是再也沒有法子了，我也只好硬着心腸和我十年的情人暫別。我一到故鄉之後，無論如何我總該設法早一天再來此地。

他的心裏雖說這樣想，但是他的口中終於說不出一句好話來安慰他心邊啜泣的愛人。

夜半十二時過了，一個異邦的青年，踏着他自己很長很長的清瘦的黑影，向小石川的山坡下走去。他低着頭一步一步，他的腳步很沉重；使我們幾乎辨不出這是青年人的腳步的樣子。

他的眼眶裏滿溢着清淚，在暗淡的路燈光下反射起來成爲一種發光體。他纖弱的身體走下了山坡，向右首的大道上漸漸地渺小了。

* * *

從那天夜裏隔了兩天的下午，出發神戶直放上海的輪船的甲板上，立着幾個青年，就是露依和他同行的幾個朋友了。

露依看着漸漸向後退去的土地，和旋着渦卷的

紺藍的淤流，使他十年來的生活的幻像，在他的腦海裏，更加濃厚起來了。

——二十年來的生活，童年的回憶！

——啊啊，可愛的我的少年時代，荒蕪了我這十年來的少年時代的可親愛的異邦之土嚟！別了，別了！

——天真的愛人榮子嚟！十年來你給我的愛，我是永久不會忘記。在這異邦裏，十年來的浮蕩的生活，只有你是我的上帝，只有你是我的上帝！離別時的接吻，永遠在我的唇間顫着，顫着！可憐的是舊禮教下的奴隸。可怕的是我眼光狹小的同鄉們。國家有什麼，國家有什麼！我們可以化爲海鷗飄飛！啊，你看！這紺藍的海水，偉大的神祕，大自然的嬌養子！牠們在着向我招手！哦哦，牠們在着向我招手，……

他的眼淚忍不住滴下來了，前面展着一片汪洋，回顧後面的青山，漸漸地渺小模糊了。

——呵，十年來度過我飄浮生活的異土嚟！別了，永別了！

露佚這樣叫了一聲，就急急地向船艙裏跑了下去，三等艙裏特有的臭味，把露佚弄得快要作嘔起來

了。他緊緊地閉了眼睛，想勉強睡下去，但是越想勉強睡，越是不能夠睡了。

——我明媚可愛的故鄉，啊，呀，我明媚可愛的故鄉！

——你看，那綠披滿了的山坡，花點綴着的田園，這樣的美景！啊啊，這不是你的故鄉嗎？羅裙隨風飄搖着的美麗的女郎！紅顏可愛的青年！他們都是你的同胞！他們都是你的同胞！

——你的慈母，正在望着你回去，你可愛的小弟弟，也正在望着他在異土的哥哥。美麗的山川，也望你這遊子回去。

——噢，異邦的漂泊者，不到兩天，就能和他的故鄉會面了。

一種甜蜜的幻像，把露佚的腦筋簡直弄得昏亂了。那種說不出來的快樂，使他身中一枝一枝的神經，都不住地戰慄起來了。他這時才覺着幾天來的疲倦，漸漸地起了作用。

露佚於這種空想和昏迷之中，把他兩天多的船中生活度過，第三天早晨，他還正睡得有味的時候，他同行的朋友把他叫醒。

——露佚！還不起來，船已進吳淞口了。

吳淞口三個字，把他從夢中驚醒，抹抹眼睛，看看他旁邊的朋友們，都已經把鋪蓋打好了。只有一種急速而緊張的空氣，在船艙裏流瀉着。他穿好了皮靴，飛也似的向甲板上跑。早晨的清氣，掠過立在船面上的旅客們的面上。甲板上的幾個日本人，都呈出一種詫異的顏色，看着向後退去的岸上的青田，和海上浮泛着的幾隻中國式的帆船。

——啊啊，你們悶在那小小的海島上的野心的島國民族喲！你看我們中國這美麗高超的風景，比你那狹小的海島，要勝得幾倍！

露佚好似得了全般的勝利一樣，這樣在口中唏噓了一回，又走下了船艙，去整理他的行裝去了。

* * *

船到埠頭的時候，露佚和他同行的幾個朋友，在旅館接客和脚夫的歡迎聲裏，忽忽地踏上了他祖國的土地。

——哦，此地就是我的祖國了嗎？但是，我在東京的時候，聽說上海都是租界多，我現在所踏着的地方，正不曉得是不是我真正祖國的土地呢！他這樣遲疑了一會，就隨着同行的同鄉向他們要去的旅館裏去了。

上海是改變了不少的新面目，比他初次到日本去的時候經過的上海，完全是兩樣了。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對面，又多了一座高高的洋式房子。最可驚人的還是上海人的喜歡西化；西裝，西語，西狗，西式房子，西……東洋文化的高潔和中國人的尊嚴早已喪盡。長袍子的男人雖然美麗，西裝的少年却更覺瀟灑；短衣的年青女人，雖說沒有像西洋女人露出雪白的胸膛，但是白粉臟脂和柔嫩的手臂，已是很足令人心醉了。

——啊啊，中國也實在有了不少的進步！

他這樣驚異譏讚了一會，又在水門汀的馬路上亂跑了一陣，他覺得有些要小便起來了。他東張西找，却找不到一處公廁。他的心裏很奇異，喜歡清潔以自命的西洋人，為什麼一處公廁都不設備呢！

——哦，是了，恐怕公廁佈置得太講究了，是我看見一時認不出來是廁所而把牠錯過了的吧！於是他就重新在馬路上找了一會，但是終於沒有找到。他沒有法子，只得走進了一間賣香煙和雜貨的舖子裏去買了一包紙烟，順便問他公共廁所的地方。那個店夥却先把他的上下打量了一下，才向右邊的馬路上把他的嘴巴一扭：

——濃（你）要澤（撒）尿，到衙堂裏去澤好
拉！

他聽了這句話，就急急地走出了那間鋪子去找衙堂，但是也找不到一處，他急得沒法，就轉向四馬路上去了。

在四馬路上找了許多工夫，才找到一個靜僻的衙堂。他正想走進去的時候，一個載紅頂帽子的人扭住了他的衣角，把嘴巴送到他的耳朵邊：

——先生，你要嗎？

他被他的這一句話弄得莫明其妙了，他想他大概是在問他要不要小便，他就一知半解地向他點了一點頭，不管什麼向着衙堂裏面走了進去。那個紅頂帽子的先生却緊跟在他的後面，直等他小便好了之後，才面上露出一種狹滑的笑容，向他談起話來了。

——先生，就在裏邊，又清潔，又公道！

這回他才只懂了這位先生對他說的是什麼話了。衙堂內走出幾個花花綠綠的女人，他看見了這種光景，就逃也似地走出了衙堂，向人叢之中混了進去。離開了好多路，他掉轉頭來一望，那紅頂帽子的先生却還是眼肥肥地在望他在着的地方。他想到

了剛才看見的那些女人和這位先生的對像，他的眼中不覺有些發熱。

——呀，同胞！同胞！他們都是我年青的同胞呀！

他走出衙堂門口的當時，還聞見一種煙的香味，他曉得他許多年青有為的同胞們，都沉溺在這種衙堂裏，不得不使他想起了他在東京的時候；他家鄉友人的來信：啊，中國的社會，簡直不是人住的；何況是我們青年人！

——啊啊！我悔不該回到這樣地方來受苦！忍心訣了那麼柔情的戀人！忍心別了那麼美麗的風景之邦！忍心辭了我許多好友！忍心離開了我少年回憶之地！啊，我真不該！真的不該！

他這樣子悔怨了一會，在馬路上亂走了幾轉，就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又胡思亂想了一陣，覺得有些頭昏起來了。

* * *

露佚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早晨，絕早起來立在上海旅館的月台上。看看被偉大的沉默圍繞着的上海街市，追憶着昨夜所得的上海給他那些瑣碎的印象，不覺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唉，永久期望着的祖國，竟是一片屠場。昨夜一夜的惡印象，弄得我的腦都昏了。你不看四馬路的道傍逍遙着的，那些滿塗了一面的脂粉的「肉的玩具」，滿街上彷徨着的冷血的「肉屍」，呀呀，他們竟比日本那些肉麻的女人，淫氣的男人，還要淫囂得許多，可憐得許多！怪不得家鄉友人的來信說中國的社會，簡直不是人住的。呀，我不該回來，我真的不該回來，我真的不該忍心辭別了我十年來的好友，回到這樣地方來受苦！啊啊，現在我祇有一線的希望，就是我的故鄉。上海雖然這樣壞，但是我的故鄉，我想是決決也不會至於這樣的。但是，假使故鄉也到了這個地步。呵，那我真不曉得怎麼樣好？呀呀！……

露佚這樣亂想了一回，禁不住流起眼淚來了。他向剛昇上來的朝陽，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

——哦，那太陽昇上的東方，就是我可紀念的日本，就是過了我十多年的少年生活的異邦！呀，東方！可親愛的東方！可紀念的東方！那裏有我親愛的榮子——啊，她怕也在着想我，她怕也在着想我！

露佚心中所憧憬的美麗的故鄉，差不多成爲泡

影了。在他的心中，滿佔着異土的依戀。
一九二四，五，七脫稿。

東來餘波

—— 瑣碎的消息 ——

第一信

現在我所乘的這隻輪船，於一時間內作十二 Knot 的船行切破了太平洋的荒濤在進行着。在這好似一片枯葉似的給狂亂的波濤弄着的輕舟裏面，我能夠把我的平安託於這枝小小的筆尖上告訴你——我親愛的你，實在是可歡祝的。昨天夜裏當我的輪船將要離開橫濱的時候，起錨的鈹鏈聲把我從迷夢裏驚醒了轉來，我曉得我是將要離開日本的土地了，離開這住着我的唯一的愛人的你的日本了。我

起了一陣無名的悲感，又跑到甲板上面，飽看了看橫濱的港岸。浮橋上面除了幾個在幫着輪船開行的水手在半明的暗淡光下蠕動之外沒有一個人影。我所乘的這隻輪船雖然在神戶和長崎尚有停泊，我雖說在那些地方還能夠踏上日本的土地，但是，A妹呀！與你所在的可愛的春色裏的東西却在一秒一秒的與時間成着正比例在着離開呢！啊啊，這怎麼不叫我傷心呢，這怎麼不叫我黯然下淚呢！人生的變幻實在是無可捉摸的，前天晚上，我們還是對面喜笑着的，那時我們雖給將欲別離的悲情緊引着，但是事實上我們還是能夠手和手緊握着的。現在呢？唉，現在呢？我倆的中間竟橫着一個茫茫的空間。而且橫在我們之間的這個空間，竟跟從着時間的推移，只有一刻一刻的擴大起來。我覺得這個空間，就好似我的心靈的傷痕似的，只有離開你一天荒亂一天的。當時你雖然勸我暫時回國，那是出於你的好心的，你是希望我把我這顆墮落的心靈回到祖國在慈母的懷裏得些養料補養補養的。但是，但是，這才是你的錯誤呢！在着東京，在着你的身傍，我才能夠不至於更加墜落，能保住現在的狀態的。但是離開了你呢，實在不堪設想的呀！就好像榮養不

良的小孩的樣子，你若把他與人乳隔離了看，就不能保持他一天的生命了。我們這次的分別，我每覺得是永別樣子，我的胸間的氣塊塞住了我的氣管在阻礙我呼吸的自由。前天晚上我在你的家裏最後一同用飯的時候，我失手把飯碗打成粉碎了；這正是一個凶兆呢。你的母親當時雖說：‘好的好的，出門大吉，’但是我看她這句話是口不應心的，因為我看她的臉上正蒙着一層愁悶的薄膜。當我將欲動身的早晨我到你家裏去的時候，你是哭紅了雙眼緊靠在我的胸口緊泣着，那時候她雖說一面勉強笑着在勸解你，但是我看她的眼內也滿溢着一眼的清淚呢。唉，她老人家不曉得怎樣的在期望你，在期望我，在期望我與你早有携手同行的一日呢！我記得當我把我回國的消息告訴了她的那天晚上，當你出去給我做夜點去了只剩下我和她兩人的時候，她幽幽靜靜的對我說道：

——雅哥兒呀！你的A妹妹是不曉得怎樣愛惜你的呢，她的脾氣又很堅執，她如果看你一時不回來，她在心內不曉得會怎樣焦悶的，所以你這次回國望了父親和母親之後請你早日回來免得我們天天遙念！我前世不修沒有兒子，只有這一個女兒，

你是我唯一的……

她說到這裏的時候剛剛你拿了一盆點心進來了，那時你看了你的母親發熱的眼睛好像呆住了的樣子，那時的情景你該當記得的吧！啊啊，你們對於我的厚情，對於我這異邦的不長進青年的厚情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在我的荒頹的生活裏面，只有你們給了我不少的生趣，不少的勇氣，不少的留戀。我把我殘疾的心願寄留在你的心裏。啊，你呀，你呀！可愛的妹妹，我的愛人，你是我的指南針，你是我的生命的指南針！

這次的旅行在精神上雖然給了我不少的打擊，但是在肉體方面却非常的安穩，太平洋的晴空是怎樣的幽遠神妙，波浪的一起一伏的節奏導我入幽微的詩境。那飄飛着的白鷗呀，就是我的詩心。我站立在搖蕩的甲板上面望着向後退去的海浪，我曉得我是在與你一刻一刻的遠離。愛人呀愛人！你體會我的苦心吧！

第 二 信

昨天早晨我的輪船出了長崎港口，我現在是完

全離開了日本的土地。日本呀日本，可愛的日本！
給了我最高的生趣的日本呀！我今朝雖然與你暫
離，但是我希望我早日能回歸到你的土地。我的一
顆心，是仍舊還留在你那裏的，留在你那裏的一位
姑娘的掌握裏的！妹妹，可愛的我的妹妹呀！沒有
了我的日本，映在你的眼裏是一片荒土吧！雖然，
雖然，沒有了你的我的生活，那又是什麼呢？請你
設想，那是與荒土更甚的更甚的一陣渺無所有的空
茫呢！與你別離之後還只隔着三個早晨，僅僅的還
只過了六十幾個小時，但是在我就覺得好似度過了
幾個秋冬了。啊啊，與你別後的我的生活，不曉得
能不能安安穩穩的繼續下去？在這樣焦悶的生活裏
面，我才能夠領略到我中國的古代詩人所說的‘一
日不見如隔三秋’的一句話的深刻的詩意！

今天依舊見美好的晴空，與我的心境成正反的
美好的晴空。我的輪船已經進到黑水洋了。盡目一
望，周圍是無際的一片汪洋。海水是呈着黑墨水的
顏色。我看見這些黑色的海水在我的眼前一高一低
的起伏，我覺得我回到故國以後的生活，也正好像
這些海水似的呈着灰黑的振蕩。我忍不住這些一刻
一刻在催促我的悲情，會使我湧上來許多許多眼淚

的悲情，我就到船室裏面拿出這張紙來，隨着我的萬年筆裏沖瀉出來的墨水，告訴我這些微弱的悲懷。妹妹呀！你現在怕正在學校裏上課吧？或者你是正是想着我在暗自流淚吧！可是我呢？我現在正是失了意識在作無聊的追憶，我的眼睛雖在遙望遠海處的鯨魚的頭上噴出來的龍噴水，但是我的心靈却正在伴你在聽講你的功課呢！今天是星期三，現在正是下午的二時至三時的中間，我曉得你的功課表上現在是音樂的功課，我能夠看得見你正在一開一閉的那個櫻桃似的小口，經我撫吻過的一條朱紅綫似的嘴唇正在不住振蕩。好妹妹呀！我要看見你那個教員，我那天到你學校裏去找你的時候你偷偷地指示給我說過的那個女胖子的音樂教員，同時我覺得她是很可親愛的，因為她正是你的教員，我現在想到與你有一絲一盞的關係的人物，我是都覺得很可值得我的親愛的。

我這次的船行很是舒適，只有這一點我是可以告慰的。風浪又安穩，天氣又好，我的幾個同船的也很能同我愛好。我所乘的是二等船艙，位置是在船首的甲板上面，這次的船客很稀少，除了幾個日本婦人之外只有兩個在南洋的英國人和一個德國

人。除了那位德國人因言語不通的緣故沒有交談之外其餘的都同我認識了。尤其是那兩個英國人，照他自己的話是在南洋 A 公司裏辦事的，兩個都是剛過了二十歲的青年，很喜好音樂和運動，還有些文學上的陶養，所以同我很說得過去。他倆所談的都是英語，我的英語的程度你是曉得的，但是沒有法子，我也只好盡我所知道的都把牠拿出來用了。

自上船以後，我在船上覺得無聊起來的時候總把你給我的那個金戒指拿出來親吻了一陣，再把你的照片拿出來飽看了一次才好的。昨天早晨我也照舊把照片拿出來正在看望的時候給那位英商青年看見了，他立刻驚嘆着對我說道：

——O, a beautiful girl! A beautiful girl! who is she? is she your sweet-heart?

——No, no, she is my yonger's star

——O, beautiful Chinese girl!

妹妹，你笑我胆子小不敢大胆地說：O, yes, she is my sweet-heart! 嗎？不是的，那是有理由的，我如果照直的對答他們，他們是定要我喝三大杯的酒的，我怕自己喝了酒以後會發暈所以只好對他們說謊，你看我撒謊撒得好嗎？但是親愛的妹妹呀！請

你不要高興，我的撒謊雖說瞞過了英國人，却瞞不過那幾位日本婦人的眼睛。

——不是的，不是的，這明明是一位日本的姑娘，不要鬼頭鬼腦好好的直說吧！

我沒有法子只好承認了，而要求她們不要對那兩位英國青年說，她們那裏肯聽我的哀求呢，就把我撒謊的罪狀對他倆宣布了。

—— O, you are not a true-man! Not a gentleman!

他們要我喝了三杯威士忌，還要罰我三杯撒謊的白蘭地累我吐了半天。但是愛我的親愛的妹妹呀！你不要因為他們叫我喝了這許多的酒液而恨他們罷！在商人根性的英國人中這樣可愛的天真而無邪的青年是不可多得的。

茶房來叫我去用下午的點心了，以後的事體待我到上海後再寫罷。

我的天使呀！我祝你依舊依舊過你快樂的時間。

第 三 信

昨天傍晚，我的輪船進了吳淞港口，我看見了

這些支那江南的煙景，我的一顆頹唐的心臟起了昂強的興奮。妹妹呀！親愛的妹妹呀！我對你直說罷。那時候在我的腦海裏是忘却了一切，我忘却了自身的存在，我忘却了可愛的你，我忘却了美景的日本，我忘却了東京豔麗的櫻花。我在引人若醉的這些開擴的景色裏，把我的自己沒入了可愛的濃綠裏面。但是妹妹呀！這些藝術的沒入性是不能長久繼續的，萬惡的人類的腦筋裏是不能很久的容納這些單純的情緒的。一轉瞬間，我就被人類該有的所有慾把我叫醒了轉來，那時我最初意識到的，就是我的自身，我意識到自己是可愛的支那的青年，這濃綠裏的土地，正是我自身的祖邦。第二個閃到我的意識裏的，妹妹呀，就是你，就是親愛的你！我幻想到我和你將來一同離開了那狹小的島國投到這濃綠的大陸裏來。啊啊，雖然，雖然，但是我這些無邪的希望當我步上了上海的時候就覺得有點搖動起來，直到我在此地過了一夜的今天早晨，我的一切希望好像在滾湯裏加了一桶的冰水似的被昨天夜裏上海給我的那醜惡的印象推倒了。妹妹！親愛的妹妹！我不得不告訴你，支那，我的支那，我的祖國，是在退化的過程裏。都會的繁華雖在一天一天

的高漲，但是精神方面的支那，已經成了爐中的敗灰了。

昨天晚上我的朋友伴我到上海的市上闊步，我看見了許多我年青的同胞在工人的血汗榨成的水門汀上作快意的淫舞，我的許多可愛的姐妹們，在血腥的深淵裏向自己的同胞們伸出誘惑的手掌。當我步到上海最熱鬧的 N 路上的時候，妹妹呀，我想到你了，我想到和你在銀座街上攜手同行時的情景了。往事呀！如煙一樣的消散，如夢一樣的幻滅。我只求諸將來，但是將來呢，又是一個幻影。狹小的日本，島國的你的日本，我是怎麼也不能再留戀了。唉，我和我的少年的生活已經在那裏似煙似霧的送過了，但是我怎麼也不願意把我們的青春，把我們該長大的生活再在那裏摧殘了。這是你也同意的吧？你說狹小的你的祖國你是不願久留的，你說自己要呼吸些大陸的空氣，但是，我的妹妹呀！那時候你我的理想的土地是那裏呢，就是支那，就是我的祖國。但是上海如果是我的祖國，那麼我們為這條道路杜絕了！我們的唯一的理想道路是埋沒了！可愛的妹妹呀，我們是入了歧途了。若叫我在此地過活，寧可把我活活的火葬了的好，經不起刺激的我

的腦筋，怕會炸成肉的碎片了吧！啊啊，我恨死了，我恨自己爲什麼不生成了一個粘液質或多血質的人，偏偏會成了這麼一個經不起少些的刺激的神經質的人。唉，不要去管牠了，不要去管牠了，我們的前途是渺似煙霧，是渺似煙霧！

我現在的急務是離開上海，上海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再留了，我希望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能離開上海，離開這萬惡的上海回歸到我的家鄉。上海雖然這樣的墮落，但是我的家鄉，以風景而著名的我的家鄉我想是決決不至於也壞到這個地步的。那裏有我敬慕的父母，有我可愛的小弟妹們，有我生長過的田園。妹妹呀！親愛的妹妹呀！我們或者能夠在那裏得些安樂的邦土！我隱隱的記得我的家鄉有座秀麗的峯尖，四季包圍在綠翠裏的小小的峯尖，我想我們將來可以在那峯尖上建築一間清雅的茅廬，你能夠在那裏謳歌你愛好的歌詞，調你雅麗的素琴，我也能夠沒頭沒腦的去讀我愛好的書籍，高興的時候，還可以寫幾篇引人入勝的 Romance 出來。啊啊，這種理想的生活如果能夠實現，我們至上的目的是多麼歡樂呀！——不，我定要使牠實現的，我非達到目的不可！這些理想雖說與現代的社會

不合，但是我的妹妹呀！我們爲了自己的愛情，我們爲了我們至上的愛情的生活，我們是非行樂不可！非及時的行樂不可！我們的青春是可寶貴的，萎了的花是不會再鮮豔的，去了的春天是不能再喚回的，我們的青春是一去不復返的。妹妹呀妹妹，我的愛人！我們喚住吧！喚住我們輕輕地隨着春日將要流逝的青春吧！喚住我們隨着春晨的朝露的一滴將要消滅的我們的青春吧！那是一杯美酒，那是一杯不飲而醉的美酒。我們沉醉吧！我們盡情地沉醉吧！明日有什麼呢！明日有什麼呢！今天才是可寶貴的一刻呀！我的妹妹呀我的愛人！我感謝你的母親對於我的愛惜，她老人家把她的一顆真心拿出來交給我了，她把她的唯一的你，寄託着她的美麗的心靈的你交給一個異邦的青年。她毫不顧慮地，毫不躊躇地，毫不珍惜地把可愛的你付託給我。啊啊，我是過於幸福了，我是過於幸福了！我每天好像在雲端裏過活，好像在沉醉裏過活似的幸福！

感傷的話說得太多了，我希望我這些無聊的話不要引起你的悲情，我曉得你柔愛的心腸是經不起許多的刺戟的。我決意於今夜乘日輪離開此地，向我的家鄉起程。上海雖說這樣使我憎惡，但是若說

要離開此地更向前方進行呢，我又覺得有些悲哀起來了。但是請你不要意會錯了呀，我的妹妹！我不是留戀上海，我是覺得自己是與你更要離開了。啊，這怎麼不叫我黯然傷心呢！好妹妹呀！你無能的哥哥的心願是寄託在你的掌握裏的。我的妹妹呀我的天使！請你珍愛你自己！

第 四 信

妹妹，前天離開了上海，我就好似脫獄了的罪人似的快樂！我好似逃出牢籠的飛鳥似的投到大自然的懷抱裏去。支那黃色的水浪正表示出民族的特徵，牠們的波浪不能示我們男性的雄心，那正是昏迷的和平。我看了這些民族的表徵流了許多哀惜的眼淚。可愛的我的妹妹呀！我們正是在這些昏迷的和平裏過活的民族，我們的生活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會起急激的變化。那是不能逆料的。但是我相信那些變化是會來的，而且我希望那些激變早日來臨。

宇宙間的一切變幻是不能豫料的，昨天是那樣美好的晴空，今天竟下了線線的絲雨。今天早晨當我們的輪船進到W港口的時候，東門外的兩座古

塔正包圍在迷漫的煙雨裏面，我看了這些春雨裏的故鄉的風光，格外使我覺得起了無限的親情。我的輪船望着這兩座古塔進行着，慢慢地，慢慢地，減去了船行的速度，切破了黃色的海面，那些給船行激起的浪花，令船上的旅客們浮上歡情的微笑。那時候我全身的血液好像熱潮似的湧沸，我想到久別未見的母親和弟妹會怎樣地歡笑着迎接我。啊啊，他們不曉得怎樣的期望我這久離家鄉的遊子歸去。

我的輪船靠近浮橋的時候，我聽到許多故鄉的口音，我的故鄉的言語是和別處的支那言語完全不同的，就好似東京的言語和鹿兒島的言語似的，有許多的懸隔，我聽到這些可親愛的故鄉的言語的時候，我想到日本的蕩命歌人石川啄木的一回歌詞：

Furusato no namari natsukashi

Teishaba no hitogomi no naka ni

sa-o kiki ni yuku

(故鄉的口音可愛呀！到火車站的人羣中，爲聽牠而去吧！)

我領略到詩人微妙的幽情了。這是人類最單純的情緒的暴露，是人性中最可寶貴的天真的情調。妹妹呀，請你不要沒視了牠們吧！

在我的這些無聊的幻想的時間內，輪船已經靠了浮橋，輪船上濟滿了旅館裏的接客和腳夫。我在他們的擁擠內，踏上故鄉的土地，踏上了久別故土。我在故鄉的街道上，循我的薄薄的記憶，問了幾次路徑，才到了G街的自己的家門。路上的行人看了我的束裝呈出驚異的目光；我因為在上海沒有多停留所以來不及做支那服，仍舊穿了那套哩噠的洋服和厚呢的 Manto。看不慣這樣衣服的W市的人民以為我是異鄉人，但是他們奇怪我為什麼會說W市的土音……

(以下省略)

第五信

前信寫到什麼地方我忘記了，因為我最小的弟弟要我倍他到外面去遊玩，我就匆匆地把牠封好投郵了。我現在就把我的故鄉風景寫些給你吧！我這枝拙劣的鋼筆不能將此優秀的美景儘量地介紹給你，但是親愛的妹妹，我希望你聰慧的頭腦能將我這枝拙劣的鋼筆所寫的文字用你高潔的憶想描寫出，我故鄉的幻影，那就好了。

(41)

W地是一片農村的市街，這樣說或者太不明瞭了，總言之是一座朴素的，但是優麗的古城。三面是山一面是水，而包圍在這青山綠水之間的這座城市，是如‘箱庭’（Hakoniwa）（註）似的幽美的地方，真的，我可以大膽地說牠是一個‘箱庭’吧！隨地突起的小小的山峯，圍繞在山峯之下的民房和峯尖上的朱紅的廟廊，怎麼也不能說牠是真實的天然，那正是能拿在我們的手握內玩耍的一個美妙的‘箱庭’所以我對於我的故鄉的景色的不滿就是太覺狹小，就好像我愛好奔放的大洋而不喜窄狹的海面的樣子。

我同我可愛的小弟弟登了離我的家裏極近的松山頂上，松山是一座平坦的小丘，若說牠是山寧說牠是岡罷！聽說從前是滿岡都是松樹的，現在却除了一小部份還留着很稀薄的小松之外，其餘的地方都是失了松山的真面目了。西面有一片芳草地之外，其餘的地方都是赤土的禿頭山，很和東京的你的家裏很近的古芝山丘相像。這個地方是我幼時的紀念地，在五六歲的時候我時常到這山頂的芝草地上同我年歲彷彿的小朋友們放風箏唱山歌的地方，我記得那時候這松山是沒有松樹的禿頭山。我現在重遊

這十年以前的兒時的紀念地，我的心中覺得起了無限的悲意和親情，我覺得那裏的一草一木都足夠引起我熱烈的情愛。我俯首去看山下的市景，除了多了幾座高大的洋式的房子之外，其餘的景色也和十年以前的景色沒有更改，河流依舊是那麼翠綠，而且依舊是那麼和緩，我想愛好綠水的你看了這樣清澄而和緩的水流不曉會怎麼的讚嘆呢！好妹妹呀！我希望我倆能有同乘輕舟在這幽靜的水面上傲遊的一天，我正在奔馳我遙遠的思想的時候我的弟弟牽了我的衣衫高聲地叫喊了：

——哥哥！看呀，看呀！輪船！小的輪船！

真的，Y市與W市中間往來的小小的河輪，在油一樣的沉重的水面上滑走着，浪花呈着美麗的白沫，啊啊，這也是十年前的景色！

汽笛的哀聲打破了我出去的情感，落日的餘暉照得滿市好像鍍着金薄似的美豔！

親愛的妹妹，我把故鄉的風景竟寫了五張的信紙，這不過是我想把我的故鄉介紹給你的一些婆心，但是這些呆笨的筆墨是決決不能表現生動的天然景色的，另外寄給你幾張我自己攝影的故鄉的景

片和我的小弟的像片，也許能補助你寂寞的懸念！

* * *

寫到以上的地方的時候，我的弟弟來叫我去用餐，只好停筆了。現在是靜寂的深宵，我接下去把我要說的話對你訴說罷。

在上面寫了故鄉的風景，現在我要告訴你我故鄉的人物了。W地的人民，就好似W地的風景是‘箱庭’的風景似的，人物也是‘箱庭’裏的人物——淺薄的，窄狹的，沒有生氣的人物。他們在這偉大的大自然內，不能領略自然的好處，把W地的優美的好處完全沒却，而只取了W地的狹義的淺薄和沒有突起的平坦。他們好像枯井中的青蛙似的只曉得枯井上的方方不滿幾尺的青天，他們不曉得除了枯井之外還有更大的更有意義的海洋性的生活在着。他們不曉得枯井上的青天不過是青天一小局部，除了那個小方的青天之外還有更偉大的青天在等待着他們。那是要他們自己去追求的，偉大的天然沒有喊叫他們的口舌，只有他們的眼睛自己去鑑賞牠們。我爲了他們惋惜！但是，還有更值得我的哀惜的却是此地的年青人，年青人是應該有血有肉

的，但是W地的青年却只留了一把枯骨。妹妹呀，在此地你請不要誤會，請你不要誤會W地的青年都是瘦得同枯體一樣呢。我在這裏所說的血和肉並不是指肉體上的血和肉，是指精神上的血和肉的。肉體上的胖子有什麼用處呢？那不過是使我們聯想起一個呆笨的偶像，我所希望的是內在的精靈的肥胖，而我的這個希望失敗了。我接觸了許多從墳墓裏走出的僵屍，這個使我對於故鄉起了不少的嫌惡的情感。妹妹呀，我現在是切望着回到東海的島國，回到親愛的你的身傍，回到櫻花盛放的你們的東京！如果此地沒有我敬愛的父母和天真的弟妹們在牽引我的情愛，我想我是早就離開這塊被咒咀的鄉土了。

我在家庭內的生活是和滿的儲蓄，但是這句話却是我的不印於心的一句宣言。親愛的妹妹呀，我對於你不得不潔直地自白，我不能如對他人似的說‘和滿的儲蓄’的過於幸福的幸福的一語。我的父母和弟妹們我愈是表現着親愛的情熱，我的心中却愈是感着不安的悲感——我的內部在向我作毫無躊躇的鞭撻的酷責。我每當看了聖徒似的尊嚴而富於熱愛的我的父親，我就想到做他的肉親的兒子的

自身的淺薄和無聊，我的自責的鞭子每在強力地鞭撻自己的內在的心靈，每於我接觸了我的弟妹們的那顆凌着鮮紅的熱血的心臟的時候，我回顧自己的污血了的變色了的殘疾的心臟，我的自己對於自己的蔑視使我起了無限的悲憤。妹妹呀，愛我的你呀！請你不要替我作無益的愛護罷！說那些都是我自己的 *Sentimenta.* 的發作，是我的偶時的神經過敏。那是不能歸罪於牠們的，的確的現實在指示我的內在的破壞！我的弟妹們都能夠享有我父親所付與的德性，只有我却不能在我的父親的德性裏陶養我自己，我處身在這些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敬愛的人物之中，我感着好像逆徒的處身在聖哲之中似的不安。親愛的你呀！你是我的愛人，是我的天使！我希望由你無意的一笑裏逃出我這內在的苦痛。

不知不覺寫了這樣冗長的一封無聊的消息，我希望牠不要傷了你美麗的心情才好。東京的櫻花現在怕正是極豔盛的時節，我希望自己於櫻花未盡凋零的時節能回歸到你的身傍。夜已深了，春風的微寒侵我的指尖！就此擱筆——親愛的妹妹喲！祝你有美好的春夜的甜夢！

（註）箱庭就是造在方方不過數尺的木箱內的

人造的自然風景，日本人以為裝飾之用，名之曰
Hakouiza.

中秋遊絲

在這夜深人靜，立在這樣高高的三樓的月台上，看着被月光洒得好似洗過了的一樣的馬路，和馬路上的沉寂的空氣，憶起了白日間的那種雜踏的印象，不知不覺會激起了我們空茫的悲感而催人落淚呢！尤其是在這樣月明的中秋夜半，遙望着空際的皓月，想到自身的無聊的時候。

——啊，中秋月又快完了呀！

他突然這樣哼了一聲。偉大的沉默，深深地把淫威的上海全市層層裹住。銀白的月亮，好似散了茉莉花一樣，白天裏塵埃滿目的馬路，好像在放散着夜來香一樣的幽香。‘年怕中秋，月怕半。’他憶起了放鄉的這句俗語，不知不覺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悶

氣。他想到自身，自少在外漂流了十多年之久，但是到了現在，還只剩得空空的自己的一個肉軀。他播下的種子，沒有開過一朵鮮花，沒有結過一顆美果，都是連幼芽都未曾發放出來就被腐爛在地心之中。月兒圓了好幾次，中秋節也過了不少回數；所加在他身上的世人們的嘲諷惡聲，他也已經夠受了。我也曾幾次受過女人的熱愛，但是到了現在，倒還只是孤凄凄地只留了一身的寂寞。他想到自身的漂零，不知不覺流下了二行熱淚。

他在故鄉之時，受了幾次故鄉女人的肉麻的欺騙，迫不得已，假讀書求學的好名逃到此地以來，又接到他在異邦的時候兩相熱愛着的姑娘的死耗，他的精神受了幾次的摧殘，他的心上又着了這次的傷痕以後，他的神經就完全起了變化了。他現在任便對於什麼事體，都不能專心一意的去做，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在空中浮着一樣，心中失去了重心。就在看書而論，他現在每當買到一本新書的當時，實在非常的興高，但是翻閱幾頁之後，不曉得是受了那一條神經細胞的跳動，便立刻使他覺得沒有意思起來，把牠丟在一傍，再也不高興往下看。所以他現在買書雖說還是高興買，但是他近日來從未曾

乾乾淨淨從頭至尾看完一本書。就是對於平日他所最喜歡看的，關於文藝方面的一類書籍，他也沒有完全看完一本；不要說一本，就連短短的一小篇怕也沒有看過呢。他看見了自己同學之中的許多英俊青年，他們穿的是西裝，研究的是文學，哲學，女學生要交際，主義要孫中山，……談得天花亂開，他實在羨慕極了。他覺得這種生活，對於他就好像已經煙消雲散了似的成了過去的舊話。他覺得現在的自己 and 兩年前在故鄉的中學校的時候的那種喜歡和人開玩笑，喜歡高談闊論的自己却完全改變了面目。

他現在這樣沉悶下去的原因，實在沒有什麼具體的理由可以說得，但是若勉強要他說出的時候，只可以說一則是爲着生的焦急，二則是因爲覺得自己到處受人冷視的一種孤寂之心；有了這兩層緣故，所以把他的神經弄得毫無定着。他日間作事匆匆忽忽一無頭緒，夜間又爲了胡思亂想的結果得了失眠之症。每每在夜靜更深，他的同學們都睡得靜靜的時候，往往獨自一人受了失眠症的苦悶，在床上翻來翻去的不能睡去。他怕夜間睡眠不足，白天裏會頭痛腦昏起來，受種種神經衰弱的苦悶，所以

他總是想勉強把自己的心沉靜下去。但是他愈想勉強睡去，却是愈見不妙了。他合上了眼睛，有時把手放在肚臍上，有時仰着，有時曲着雙腳。但是總總是不會成功的。結果他的眼睛痛得利害，他實在沒有什麼法子想，只好輕輕地爬了起來，陰悄悄地溜出了寢室，跑到三樓的月台上；一面望望月亮，一面毫無頭緒地憶起了許多好似浮塵一樣的在他的心中漂飛着的往事，把他的自身放在百度以上的情感的熱爐中火化了一陣，直等到他興奮着的帶着紅潮的兩頰，受了陰冷的夜風的輕拂，漸漸地恢復了平日的青白色的原狀，他的身上覺得受秋寒有些感着冷意的時候，他纔回到寢室內坐着發呆。他看着自己掉上的時鐘的長短針的賽跑，不久東方也就漸漸地魚白起來了。這樣無意味的徹夜，他也不曉得有過好幾次了。

今夜是一年中只有一夜的中秋之夕，他的許多同學們都三五成羣到什麼樓什麼館去賞月去了。他看了這許多同學們的好興，也不覺眼熱起來，伴了兩位也和他一樣孤寂的同鄉喝了許多他不大喜歡的黃色的酒精。平日尚且失眠的他，受了這一次的奮興劑的暴力，他跑到月台上的時候，月光已經有些

偏向着西空了。在處女的眼睛一樣的一無纖雲的天空中獨步着的中秋皓月，實在比平日的月光格外的清亮，格外的美麗，格外的可愛！他凝視着月亮之中的黑影，無意之中就引起了他的少年時代的幾段模糊若夢的 Sweet Remembrance 來了！

在他十二歲之秋，正是他一生之中的好像春晨一樣的勃勃的時期，就好似盛開着的一朵鮮花一樣滿湧着一身的青春的血液之時，在那遠東的荒蕪了他那可寶貴的少年時代的島國，也是這樣滿月的中秋之夜，坐在他自少同學的她的朝着小石子砌得很平的庭園的行廊之上：——那時候他對於他幾年來未曾踏過的故鄉的印象已是無可追憶了；自少離開了家鄉，久未得到一家團聚的樂趣的他，每當年冬節季，總是到她家中去過節的。她的母親待他如同自己的親兒子一樣，後來他的父親回國去了以後，她幾次要他搬到她家去居住，但是他却因為怕他的猜疑多忌心胸淺狹的同鄉們要說閑話，終於沒有領受了她們的美意。但是每當節季或學校休假的時候，她們不是送了許多食物來，就是定要招他到她們的家裏去的。中秋的這一日，早晨很早她就

跑到了他的寓所，要他同她一同去。還是他勉強留住了她在他的寓所裏用了中餐，直等到下午才同到了她的家中。現在吃好了夜飯，他剛跑到這朝陽庭園的行廊來望月亮呢。他對着那催人回憶的月光，正在追想着他故鄉的父母和漸漸地淡漠下去的他似夢的童時，她拿了一盆的團子，一面說着話，一面笑着向他膘了一眼：

——L哥！你想些什麼呀？啊喇，今夜月亮真真好！媽媽要這盆團子給我同你吃。噯，L哥！你看，那月亮比這些團子還要圓呢！

——那月亮當中的黑影妹妹，你看是些什麼呢？

——我不曉得。啊……是了，是了，前幾天上理科課的時候，我記得先生教我們說過：那月亮當中白的地方是水，黑影的地方才是土地呢！噯，L哥哥！你說對不對？我們如果能夠飛到月光中的土地上去玩玩，那實在好得很呀！

——沒有那樣的事，我說個支那的故事給你聽吧！

——呵，你說！你說！我替你聽好了。

——你看，那月亮當中的黑影，那不是土地，



那是一株樹呢。那株樹我們叫他做桑柘樹。樹下面有一匹兔子在那裏搗藥。那藥從月光中救不下來，我們任便有了什麼病都會吃好的。聽說那藥一年之中只在舊曆的五月五日放一次，放在河水和井水當中的。

——啊喇，撒謊的 L 哥！那裏會有兔子搗藥的呢！

——那是笑話呀！那不過是和希臘的神話一樣是一段故事呢！

——那麼賞你一個團子罷！

她在盆中拿了一個團子捏進了他的嘴中。

——A 姑娘！同 L 哥哥進裏面來吧！儘管在那樣地方做些什麼，哥哥老等着你們呢！

她的母親這樣向着他們喊，他倆面對面笑了一笑隨着跑了進去。只有兩個團子剩在盆中對着月亮發獸。

還有一次。哦！記得月光也是這樣圓，天空也是這樣高的一夕，他和她手牽着手在日比谷公園的草原上；那也正是一年的中秋節的晚上呀！那時他已經在小學校裏畢了業，穿着 S 中學的制服了；她呢，也穿着青山女學校的紫色的制服，把她幽嫺

的姿態更加顯得活潑了。

——A 妹！你覺得女學校比小學校那裏有趣些？他突然掉轉頭來向她這樣問。

——你呢？你覺得中學堂和小學堂究竟那裏好呢？

——中學好是好，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有一件不好。

——有什麼不好呢？噯，L 哥哥！有什麼不好呢？

——不能天天看見你……

——Ara! Ma! L 哥要說那樣的話！……

她把她的左手在他的脊背上輕輕地打了一下，但是面上却露出一種不能隱的喜悅的微笑。

——那麼你呢？A 妹妹！你呢？

——我？我也和你一樣呀！

他不知不覺把她的手緊握了一下。

——呀，痛呀！L 哥！可厭的 L 哥哥！

他在她被他捏紅了的手背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我們到那池邊的亭子上去坐一下罷！

他們倆的影子向着池畔的涼亭漸漸地渺小了。

隨着啼笑聲也就漸漸地模糊不明了。草原上吻着青草的月光，好似霜華一樣白；秋虫的悲鳴格外帶着一種哀調。四圍同打了水一樣的沉寂，只有蘆葦中時常傳過來水鳥跳躍聲音，成了一種單調的音樂。

他這樣追想了一陣，不覺起了今昔的悲感。

——唉！這些都早已成了追憶的往事了，就是現在重新回到日本，也已經是做不到的往事了。只能在追憶的琴弦上，還能夠奏出悲秋の哀調！

去年之秋，L 接到 A 姑娘的死耗正正哭了一夜。

她的哥哥的來信說：『……她在前月的十九日，不出醫生的預言果然去世了，嗚你也是無用，所以我們就決意通知你，……………她沒有什麼遺囑，她臨死的時候，只叫了兩聲「L 哥哥，」……………你給她的最後一封信已是來不及了，今將完封奉還，但是請你不要因此過於傷心，這是我們所懇望着的。』他這樣斷斷續續記起了那封來信的句子，不知不覺滴下了兩滴清淚。

——啊，她死的時候只叫了兩聲「L 哥哥」，僅的只叫了兩聲「L 哥哥！」

——啊啊，這兩聲「L 哥哥，」這兩聲死時候的最後的哀聲，還是替我祝福呢？還是怨恨我呢？還是要我去呢？

——呀，這死時候叫的兩聲「L 哥哥！」這可記念的臨死時候的兩聲「L 哥哥！」她至少不會怨恨我，她曉得我的苦衷，她會祝福我！哦，她定會替我祝福！

——但是，祝福又有什麼用處呢！

他想，她的墳墓如在杭州或蘇州，他是無論如何總得會跑去痛哭一陣的。但是太遠了，離他的所在遠隔着一片茫茫的大海，來回至少要費半月以上的時光，他那裏會有這許多的工夫，他那裏會有這許多的勇氣。他從接到那封惡耗之後，他覺得自己枉便對於什麼事體，都感着沒有絲毫的興趣；他現在對於朋友們的應酬話也懶得說了，他讀起書來，也覺得毫無意味。他的父親寫信來要他重渡日本，但是現在他也懶得去了。

我還要到那樣地方去做什麼！受了十多年日本人的氣已經很夠了，還要去做什麼呢！從前還有可說，因為有我的A 妹會安慰我，會奮勵我。可是現在呢，還有什麼人會那樣痛愛我，會那樣體會我的

苦衷！啊啊，我還要跑到那樣地方去做什麼呢？

但是轉來一想，日本倒還有可以使他留戀的地方。他的 A 妹雖說死了，但是他 A 妹的墓碑所在地，他是無論如何要去痛哭一下的。

——啊，去去，到那東方海島的荒墓叢中！在那裏，我可以找到葬着我愛人的白骨的一抔黃土！我可以痛痛快快地痛哭一方，我可以持着蒼白的心情在那裏作一夜的幽思，我可以在松葉奏着哀調的月下，遊遊我夢一樣的幻境。

——哦，去去，到那東方海島上的荒墓叢中！

他遠望着中空的月亮，心中愈想愈加幽遠，但是心頭亦愈加苦悶起來；他心中的瘡傷好似被針刺着一樣的難受。周圍同死一樣的靜寂了，只有樓下同學們的鼾睡聲倒時常打破了靜寂的空氣鼓動了他的耳膜。他受了一種不可言狀的尊嚴的威力，不知不覺合上了雙掌向着月亮默禱。這樣時節，他是怎麼也不能相信她是已經死了，他覺得她好像是還是沒有死，也在着這地球的一方，或者是在她家的行廊上，也正在對着月光在向他默禱着一樣。他想起了新約裏路加福音第七章裏面的一節，他希望再有一個耶蘇基督出來，會把拿因城內的故事在東京

市內重演一次。

他這樣默禱了一會，又默想了一會，他覺得被夜風吹得有些微寒起來了。他下樓去開了大門，跑到了馬路上的時候，東方也將近發白了。他拖着無力的脚步，毫無目的地循着馬路亂走；靜安寺路一帶的馬路上，還不見有一個行人。這一帶是時常有強盜出沒的僻靜之處，但是他却返是喜歡向這行人絕跡的地方走去，因為在這種地方，他不會受着身外的刺激，能夠幽幽靜靜地作他空茫無着的思索。他仰頭看看蔚藍的天空，和在那裏瞌睡着一樣的被月亮奪了光輝的月光，使他憶起了暮秋的一夜，同A姑娘從上野基督教會的英文查經班回家途中的甘甜的情景，不覺使他愴然起了空茫的悲感。

上野基督教會的O師母是一位中年的英國婦人，她爲了要補習英文的一班青年，特別開了一個英文的查經班。每在星期三的晚上，十多個美麗的年青男女，在離教堂不遠的O師母的私宅的一室，圍着火爐開一個小小的集會。他每每覺得這個集會比什麼都要有趣，比什麼時候都要使他感着有熱味的情調，他每覺得有一種蜜也似的空氣，會在這小小的房間內流蕩着；他覺得在這樣的晚上，感着耶

蘇基督的愛，也會格外的深切。

那天晚上，C 師母要 A 姑娘讀雅歌的第一章。

.....
.....

Behold, thou art fair, my beloved,
yea, pleasant: also our bed is green.

The beams of our house are cedar,
and our rafters of fir.

● (我的良人哟！你甚美麗可愛：我們
以青草爲牀榻，以香柏樹爲房屋的棟
梁，以松樹爲椽子！)

她讀完了這一節的時候，羞紅了兩頰向他笑了笑。他聽了從她的口中讀出這樣的一段美麗的文字，他的心中實在覺得滿足極了。他覺得自己的心中，沒有比這一夜更要舒服的。

每次這小集會的散會時間都在十時左右，他每回總是送她到了她家的門口才自己回去的。有時因爲時間太遲了的緣故，也會在她家的書房裏過宿了好幾次。這一夜散會的時候，也已經是十點鐘多了，他也照舊的送着她回去。她緊緊的靠着他走着。

——夜已深了，你覺得冷嗎？他向她這樣問。

- 噫，秋天也漸漸地老了：
- 你到了我的大衣裏面來罷！
- 給人家看見了怪難爲情的！
- 怕什麼！夜深了，沒有人呢。

他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把她挨到自己的身邊，又把大衣將自己和她披了起來。她緊緊地逼近了他，他覺得有一種熱氣傳到他的身上，他好像觸了電一樣，使他發了一陣亂抖；但是不久也就漸漸地平靜下去了。

——噯，A妹！你把今天晚上讀過的雅歌再唱一回罷！

——我不會唱，我不會唱！

——有什麼要緊呢。你不唱給我聽，你不愛我了嗎？噯，A妹，你唱罷！

——我不，我不會唱！……你唱罷！L哥，C師母真真玩皮，她特地要我在你面前讀那樣一段雅歌。

——這正是C師母可親愛的地方呢。

——她好像是曉得我們的事體。

——哦！……但是那又有什麼呢。

——A妹，你聽！你聽我唱罷！

我是沙崙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是百合花在荆棘中！

她被他引起了興味，不知不覺也和着唱了。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萍果樹在樹林中。我歡歡喜喜地坐在牠的蔭下，嘗牠果子的滋味，覺得甘甜！

她唱到了此地，就好像是被一種甘酒嗑醉了一樣，靠緊在他的胸前啜泣起來了。一片黑雲把空中的月光遮去了，雲眼裏閃出幾顆淡淡的星光。他在她兩面分開來的好像絲一樣的烏髮上輕輕地接了一吻：

——不要泣罷！A 妹妹！還是我唱給你聽吧！

我的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味勝過一切香品。我新婦！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氣！我的妹子，我新婦！你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

他好似在夢中一樣，斷斷續續暗誦了這幾段剛才讀過的詩歌的一節，低下頭來在她好似一條紅綫一樣

的嘴唇上深深地接了一個長遠的接吻。

——啊，那個接吻，那個初次嘗到女性香甜的嘴唇的可紀念的一吻呀！

東方已經發白了，赴工工人的說笑聲，打破了馬路上的沉靜。他還呆立在馬路當中，仰頭望着偏在東空的，光輝漸漸地淡漠下去的中秋滿月。他現在除了自己的心身和那顆月光以外，好像沒有注意到身外的一切變化的樣子，口中還在模糊地說着：

——啊，那個接吻，那個初次嘗到女性香甜的嘴唇的可紀念的一吻呀！

一九二五年十月

江北瑣記

(一)

機輪的轉動聲把我從迷夢裏驚醒了轉來，我張開了矇眊睡眠，把在夢中浮遊着的我的眼睛回歸到意識之後，我覺得眼前起了一陣的暈悶，我總曉得昨天夜裏當我們睡熟了之後茶房竟把前面的門窗統統緊閉了。小小的 Cabin 裏面，被我們自己吐出來的碳酸瓦斯蒸得一室的惡臭。我豎起了半身，披上短衫，急急地把房門打開，好讓些窗外海面的清氣放些進來。昨天晚上本睡在我的船室外面的第四階級的朋友們，早已坐起來在展望海景了。我偷偷地混在他們裏面，靠在船欄傍邊，看望長江兩岸

的青山，回首向南一望，被塵灰燻得好像驟雨時候的黑雲一般的上海的天空，漸漸地退遠了。我纔曉得我們所乘的這艘汽船，早已出了吳淞港口了。我們頭頂上的天空，剛和船行成了正比例，愈見清澄起來。我是在向清新的早晨的空氣裏面突進着。在這樣流動的，突進的，清新的早晨的空氣裏面，望着剛升上來的好像血的炸彈似的朝陽，我的情懷，我的勇氣，本該得了許多的「力」會奮發起來的。但是，可憐感傷性的我，每當在這種「力」的氛圍氣裏，就覺得受着什麼壓力似的，我的感傷病就無端的會發作起來，我的淺狹的猜疑就會活動起來的。周圍的一切事物，一切勇氣，一切歡笑，都好像特地在同我作對似的。我想到自身這漂流無定的病軀，我想到許多認識我的人們的對於我的那些誤會和惡聲，我的自卑的心情和自己憐憫的偏性就會變做憎惡的情緒。我覺得那些揚蕩着的黃色的水浪，朝陽，及農夫們的瞠目和微笑，都好像是含着惡意在嘲笑我的樣子。我的反抗的情懷雖說也有，但是每當這樣時候，我的反抗的心，就又會變做自己可憐自己的心情了。

——唉，你這可憐的流浪青年嘛！你有什麼你

有何能，你遠不及那些沿門乞食的叫花子呢！他們還能有自食之力。他們所討的是富家的銅錢，他們所吃的是富家的米飯。他們才配稱社會主義者呢！但是你呢！你所用的，是父母的血！你所吃的，是農民的汗！你這僞善者呀！有何能？有何能？你羞吧！唉，你這可憐的流浪青年喇！

我這樣自己對自己譏笑了一陣，我的比女人和孩子還不值得的眼淚，也就會奪眶而出的。傍我而立的許多勞働者，好像忘了自身似的在與自然裏流蕩出來的清氣親吻，他們在這些時候，才找到真正自己的時間。他們找到了自我，但是同時就把牠們沒却了。船行鎮靜得很，中國的港口特有的黃色的海水，呈出一揚一抑的節奏在波動着。兩岸的風景，映在我這兩隻流着含有鹽分的眼淚的眼睛裏，現着迷茫的煙景。在大海裏航行慣了的我，看了這些內河似的長江的船行，放着奇異的眼光，太平洋的男性的波濤雖說壯麗，但是一揚一抑的波動也很能引起我的悠悠的私情。這樣柔弱的振蕩，正是我們在迷夢裏過活的民族的一個象徵呢！我想到這些美好的江山，白白地遭了那些軍人們的摧殘，弄成了這樣浸在血腥裏的昏迷的景色，在我的眼裏漸漸地清

明起來的兩岸，又是迷茫了。

昨天晚上送我上船的兩個朋友，都極端的反對我到N城，並且極端的反對我學醫學。他們勸我留上海入那個K主義的著名的S大學去學習文學或社會學。他們反對我學醫學的原因是說我的生性不合於醫學而近於文學，說我如果棄了文學去勉強學習自己所不喜歡的科學是不會成功的。最後他們還說我應該努力去發展自己生性的才能，不該隨流他人而埋沒自己的才能。但是我對於他們的答語却是很堅決的：

——成功和不成功是第二個問題，我對於自己決定想做的工作我是始終不變的。有文學的根性沒有是一個疑問，但是我對於文學自小年的時候，就持有特殊的興味却是事實，正因為這個緣故使我遭遇了不少的苦惱。早熟的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傾心於文藝方面，當我十歲的時候，就開始我的漂流的生活，在日本受了許多日本少年的欺蔑，入了中學的那年起又受了種種性慾的懣悶，我想藉文學來安慰我的心靈。但是牠們給我的是什麼呢？牠們給我的不是我所欲求的甘泉。牠們給我的不是我所欲求的安慰。真出於我的意外，牠們把我本來已是神經

質的感覺，弄得更加銳敏，把我已是感傷性的性情，弄得更加 Sentimental 了。啊啊，我很怕死了，我還要苦苦去追求牠做什麼呢！至於去學社會學，那是更不行了。我沒有那些勇氣，我沒有那些勇氣！還是冷酷的科學正合於我現在的心境！

我雖說已是這樣自暴自棄地發了一段勞騷拒絕了他們的好意，但是當我將離上海的前晚，他們還說了許多利害的言語，來苦勸我打消我學醫的決心，留在上海入 S 大學，和那些我所敬愛的青年們一同研究文學或社會學。但是我堅執的脾氣，却把他們的好言置之不聞了。他們是都曉得我的那種惡脾氣的，曉得多說也沒有用處，昨天晚上就幫我把行李運到船上道了祝福回去了。

(二)

我所乘的這隻汽船在今天絕早解纜，在中途停泊許多江北的港口而達以豔美的女人著名的揚州爲止的。昨天夜裏當我上船的時候，茶房告訴我說到 N 城底本來是在 Y 港上陸最近，但是那裏是沒有碼頭，加之我的行李又多，他說還是到 T 港上岸

好，那裏又有碼頭，又有旅館招待的接客，把行李交付他們，雇汽車可以直達 N 城裏，於是我就聽了茶房的話買了一張 T 港的船票。

船行經過兩三小時之後，黃濁的海水漸漸地清澄起來，兩邊的江岸也逐漸逐漸開擴了。我飽望了一次海景，又回到船室裏面，洗好臉口之後，同行的 G 君打了一個呵欠醒轉來了。

——船開了的嗎？

——老早！

你吃過早飯的嗎？

你起來罷！我們可以吃麵包。

吃了麵包之後，我又要到外面去看海景了。打開船室的門，迎面拍來一陣冷風，在我們在用早飯的時候，外面的天氣竟起了變化。太陽不曉得什麼時候隱在烏雲裏面，天空裏飛着線線的絲雨，一切的景色隱在煙雨裏面。船行增加了速力，逆風而行的我們的汽船，正面迎着晚秋的海風，在 Deck 上面的勞働者豎起了他們的衣襟。隱在煙雨裏的景色又與平時不同，扣隔着玻璃窗所望的景色是和平時不同的樣子，又如啜泣着的美女是別具豔美的樣子，隱在煙雨裏的景色，好像蒙着一層薄薄的輕紗，好像

剛出浴的處女含羞地把她蒙着輕紗的下體給她的情人看見的樣子，呈出一種幽妙的美感。我在甲板上面立了一陣，身上覺着有些微寒，就急急地回到船室裏面。汽船過了 Y 港，由甲板船上下了許多乘客，又經過了兩三港口。正是將近正午的時候，茶房進來告訴我們 T 港快要到了，叫我們早些整理行李。外面的細雨更稠密了。

正午零時半的時候，汽船靠了碼頭，此地的碼頭格外講究，浮橋上面還建築着一列低矮的房子，好像是火車月台上的樣子的這些倭屋，也有旅客待合室，也有堆貨物的房子，……我想不到這江北的一小港的碼頭竟在我們江南之上，我想 N 城裏是定然不錯的。我的父親說 N 城的風景怎樣的美豔，市政怎樣的齊整，學校是怎樣的有精神……我曉得 N 城是中國著名的地方，是江蘇省的模範縣，——是的，是不錯的，實在是名不虛傳的吧！

我這樣無端的嘆了一陣，冒着大雨，初次踏上了長江以北的土地。——在汽船靠近浮橋的時候，剛才的細雨變為大雨，現在大雨又變成暴雨了。幸得同行的 C 君帶來一把紙傘，但是當我們坐上汽車的時候，我們的身上都透濕了一身的冷水。

一乘汽車載了我這一個肉的行屍，C君，司車的和許多行李，在一面臨江一面田野的夾道上奔馳。我隔着窗子一望，右面正是沿着現在我們汽船走過的長江的支流，左邊是開曠的田野，秋天已是老了，田野裏除了些衰頹的枯草之外別無所有，只有夾道的樹木，還是濃絲可觀。汽車在高低不平的大道上一上一下的振動，坐在車上的人，好像騎不來馬的人坐在馬背上似的失了中心點，尤其是在轉彎處，大概是因為司機人的本領不大高明的緣故，使令坐在車上的人一不留意就會把頭撞在車篷上面。神經過敏的我，在轉彎的地方，每怕車子會衝進歧路裏去，我不敢展開我的奇想，我也不敢盡意的看望沿途的景色，心中老是突突不安。

車行大概經過了二十分鐘，幸得在途中沒有出險，安穩穩穩地把我們搬運到一座使我們追憶到羅馬古代的宮廟似的建築之前。司機的下來把車門打開，我跨下車子一看，是一座中西相參的洋房，前面安置着一對石的獅子，倒使我想像起前幾天在一本美術書上看過的 Assiria 建築物前面安置的石的人面獸身的巨像，我會好車錢之後，與同行的 C 君進了大門，仰頭一看，釘着一方橫表，表上寫着

「醫學校」三個大字，旁邊又有兩行「民國紀元張登徒因昭武院改建」的幾個小字，我纔明白，此地原來是寺院，門前的石獅子正在語出牠本來的面目。我把周圍打量了一下正想到裏面去找個差夫替我去找一個我同鄉的老學生 Y 君來替我照呼一下，迎面剛碰到一個四十以上的好像是教員的樣子的——八字的鬍子，灰色的竹布大褂子，裏面穿着套袴，手裏拿了水煙筒，……我想這一定是教員了。我向他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

——請問一聲，這裏有個姓 Y 的學生有沒有在裏面？

——有的，你們一共幾個人？

——兩個。

——哦！

他這樣哼了一聲，竟轉身進去了。我們倒被他弄得莫明其妙起來，他進去到底是替我去找差夫去叫 Y 君呢，還是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呢？我們正在遲疑未決的時候 Y 君跟在他的後面出來了。Y 君還同在故鄉中學裏的樣子一些沒有變改，同猴子似的流動的眼睛，依舊在他顏面的中部流轉。我想此地的教員倒很親切的，他對於學生竟是這樣親切，我想此

地的教員竟已經在實行 democracy 的精神——我在肚裏這樣感謝那位八字鬚子的先生的時候，Y君已經走到我的面前。

——喂，雅特！你爲什麼來得這樣的遲。

——我們因爲在上海有事體耽擱了幾天。

——上半年我聽說你要到此地來，我看你是在說着頭的，前幾天我看你到現在還不會來，我看你是真的不來的了呢！

——沒有的事，我已經說過的，我是一定來的。請你把我的行李安頓一下吧！

——好的。

他掉轉頭來吩咐剛才的那位八字鬚子的先生說：

——喂！你把他們的行李拿到樓上B字寢室裏來吧！

我很奇怪，Y君爲什麼要叫這位先生拿行李呢？我偷偷地問Y君：

——這位是學校裏的什麼人？

——是門房。

我和O君伸了一伸舌子，跟在Y君後面進了這座雅典式的房子。裏面的空氣竟比外面更要冷靜，我們好似進身在羅馬的尼庵裏面。

暴雨又減去了牠們的力量，綿綿的煙雨仍是不絕！

(三)

我現在的心境雖然合於冷酷的科學，但是我的腦筋是怎麼也不能和科學合作，我的書棹——是用四根細竹，上面放上一塊薄板的櫃子——上面，安放着的幾本 這次新從上海的外國書店裏買來的文學書籍，雖已看完了好幾本，但是科學方面的書籍却還未曾動手，功課雖然天天去聽，總覺得乏味得很。加之教授的學識，學校的設備，沒有一件能使我滿足的。我悔極了，我悔當初不聽從友人的苦勸，不留在上海，苦苦的要到這江北裏來過這勉強的生活。人類本來是飄飄無定的，但是似我這樣自少飄流的人類，恐怕也不見得很多吧。剛滿十歲的那年，跟了我的父親遠離了家鄉，到那遠東的島國裏去的時候，早熟的我在那少年的學期已經持有普通人的青年時期的血液。那時候的我的希望是很昂大的，我希望全地球會在我的腳下踏成粉碎，我持有拿破侖一世欲統治全地球的那種勇氣渡過太平洋

的荒濤。但是，但是，多血質的島國民族，激進的島國青年，感情的島國的姑娘，本來是該助我的勇心的，但是，他們給我的不是勇心，他們給我的不是能助我的血液湧沸的熱氣，他們給我的也不是感情激烈的情懷，他們給我的是輕視和欺蔑，把我弄成了一個感傷性的畸人。啊，可憐的我的少年時期，可憐的我急進的少年時期！

在我將要結束我的小學時代的生活的那年的秋天，在我的荒蕪了的周圍找到了一個的 Oasis 能潤澤我的心靈的唯一的一個 Oasis！

我久所期望的一個東西給我發見了。在異邦裏遊蕩的少年的心靈所熱望着的是女人溫暖的手，離了慈母的胸懷的少年所欲求的是女性柔弱而熱烈的愛情。是父愛裏找不到的母愛——從母愛裏發生出來的女性的熱愛！我看見許多美麗的同學的姑娘在我少年的心裏每是突突不安的。我愛看她們，我又怕看她們。她們給我的不是含有誠意的斜視，她們給我的浮着輕蔑的微笑裏射出來的特異的眼光。她們的這些奇異的寒光，射在我沸着熱血的眼裏，就好似滾湯裏加了一桶的冷水；但是我充血的眼睛却愛受這些冷水的刺激。我的苦心有了代價了。我

在蔑視我的許多眼光裏面找到了一對含有誠意的眼睛。啊，我所欲求的一件寶貴的物件居然給我發見了。那對眼睛好似在說，那對含有白熱的眼睛好像在對我說道：

——唉，你這可憐的異邦少年呀！你曉得我是在愛你的，在愛你的！你來吧！你這可憐的失了女性愛的少年呀！你這失了人類味的少年呀！你依我而建設你的該走的過路罷！

我伸出兩手去追求她給我的誠意，去哀求她給我所期望的誠意！在小學校裏行畢業禮的那天早上，我所欲求的手給我握住了。那隻滿溢着熱意的一隻手給我握住了。但是可惜我的手是冰結了的，無論怎樣白熱的熱意，也不能溶解我這雙冰化的指尖。好像謀自殺服毒的人已經過了太久的時間，是無論怎樣好的醫生也沒有法子能救醒他的生命的樣子，已經陷於極度的感傷性的我的少年的心靈，是無論怎麼也不能使牠恢復到完全無瑕的從前的那樣美滿的了。

進了中學的第二年的春天，我的父親接了國內的電報回國去了。就在那一年的冬天，我的喜好文藝的偏性得了一個師匠。新近請來的我的學校裏的

文科主任是一位三十前後的青年，是由懷疑他虛無的信仰的生活而轉到 Diabolist 的一位青年。我得了他的指示，我的酷好文學的偏性却使我更加陷到悲觀的情感裏去，未到二十歲的少年在 Pessimistic 的深淵裏面樵悶着不能出來。我的左手給 Virginity 的溫柔的掌心緊握着，我的右手却握住 Diabolist 冷酷的手尖。我閉了的眼前現着盛滿了富有刺激性的黃色的威士其的酒杯和紙煙裏透出來的嫵嫵的輕煙。唉，我是沒有希望的了！

第二年的春間，東京的櫻花正是開得瀰漫的春天，除了我的心靈之外一切的景色都在煥發的三月的天氣裏，我接到父親的一封來信，要我無論如何要束裝回國的一封掛號信。在世界上我所敬仰的——值得我的敬仰的唯一的一個的我的父親，過着聖徒一樣的生活的我的父親，他是不曉得怎樣的在期望我，他是比什麼人都要愛我，他對於我的期望並不奢侈，他不是如普通的父親的樣子期望他的兒子做官，期望他的兒子得什麼特別的尊稱，他的期望是很平常的。他希望我成一個「人，」成一個在他的德性裏淘養出來的一個「人」。但是可憐得很，可憐他老人家連這些小小的希望都不能如他的意，

都不能使他滿足。他聽了在東京的同鄉們的話，曉得我在異邦裏那樣的墮落，直下的墜落，他不曉得會怎樣的落膽，會怎樣的失望呢！啊啊，我不曉得怎樣才能彌縫這個缺陷，這個難以挽回的缺陷。

我持着一種希望——希望自己於變改土地或能變改自己的情性的希望，離了春風沉醉裏的東京，離了十年來結束了我的少年時代的東京。我由文化史上曉得中國是東洋文化的源流，我由東洋歷史曉得中國是持有數千年的歷史的古國，我由外國人的野心，推想到中國是一片樂土。中國是禮義之邦，中國是出過共產主義的孔子，——最中人聽的，最時行的共產主義的主師。那裏是出了不少的詩聖和哲人的一個世界上著名的古邦。我當時意想，我回到中國以後，我心境是定會改變的：定會向反對的方向——墜落的反對的地方突進的。愛我的那位姑娘，在枯燥的沙漠似的生活裏給了我清甜的 Oasis 的姑娘，她曉得我長此以往是會一步一步向下陷落的，她爲了她所愛的我吞着湧上來的眼淚勸我回到慈母懷裏去吸收些補心的養料。但是不中用的，聖人依舊在走聖人的道路，惡人也依舊在循惡人的道路。回到中國的我就好像迷入屠場裏去的羔羊似

的，自己失了自己的重心。

去年在上海 接到愛我的 那位姑娘的 死耗的時候，我的人生觀竟起了變化，起了正反的變化，我由極度的悲觀跌入了極度的樂觀裏去了。我曉得悲觀是愚者無用的自慰，而樂觀才是智者的武器。我從一個極底轉了一個身向反對的另一個極底反了一個轉身。但是可惜我的樂觀却是消極的，我所創造的這些樂觀好似葡萄似的甜味裏面含有一種酸味——能使人的味覺感着快意的酸味！我好似與自己沒有關係的別人事似看着自身的成敗。我把自身一個無用的肉身，被煙酒薰得呈着焦黃色的病軀，已經置之度外了。愛我的人已經死了，我還要求這肉軀的健全來做什麼呢！一切一切在我周圍浮動的事物，現着灰白的彩色。我就利用這些普通的人不喜歡有的色彩來製造我的樂觀。我的樂觀是隱在烟霧裏面的，你們如果要我說出我為什麼要那麼高興，那我是講不出來的，我只曉得高興，我到處求樂，剎那剎那的追求快樂。我向黃色的酒精裏，我向飄搖無着的紙煙的輕煙裏，我向黃濁色的含有苦味的濃茶裏，我向豔麗的女性身上，我向茫茫的長夜裏，……一切一切足夠引起我快樂的地方，我就好

似燈蛾的向燈火之中突進似的，不顧前後左右，快意地跌進去的。在我的追尋快樂的時候，在我的眼前，一切的事物都會被湮沒了的；——時間和空間，聖人和惡人，智者和愚者，美的醜的！那時候只有我的一個自身，在追尋快樂的自我在導我入勝！但是，最後，在最後的那一瞬間，就會連我的自己也會被湮沒了的，空大的宇宙裏只剩下一個空茫的虛無！——所以我的樂觀是沉極的。——有人說我的生活是 Decadance 的文人的生活，這真是笑話了；我那裏是什麼「文人」呢！「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是世人平空的一句造語——美於聽覺的一句造語。

我現在毫不顧慮的解決一切，我不顧慮空間和時間內所蘊藏着的在其次的瞬間將欲勃發的那些事故，我乘我的思潮白熱着的時間內解決一切難於解決的事物。我對於那些對於一切的事體躊躇着忙於思索，忙於顧慮着的人們放着憎惡和憫憐的眼睛——就好似他們對我所放射的那些眼光一樣的奇異的眼光。今年三月在故鄉的時候，我的母親向我提出了她久欲提起的我的婚姻問題，如果是在一年以前，不，如果是在幾個月之前，我是定會發了一大

篇的牢騷向她們提起抗議的。我相信那時候的我是還持有一種暴力的，血氣裏製造出來的反抗的暴力，至死不變更我的信仰。去開拓我自己該走的道路。但是現在呢？不行了。我那裏有那種無爲的工夫，去思索那些同芥子似的一些小的事體。我是毫無顧慮的，好像解決一件該有的事體似的，在買一枝紙烟的時間內解決了我的那件他們所重視的以爲難於解決的事體。我和那位對於我沒有感情的女性定了愛她的同盟條約。在他們看來那是定然很是奇異的吧！平日那麼極端的主張非兩性有了愛情不能結合的我，竟把自己的平日的信仰打成粉碎了。在他們看來我是明明的屈服在運命之下了。愛我的長輩和朋友們當然是在替我快樂的，他們說我遊蕩的生活將有歸宿了。唉，這纔是錯誤呢！

——啊啊，愛上異邦的青年的姑娘呀！你是愛錯人了！你是錯愛人了！你在天上的精靈，定在痛恨你自己的眼睛！

雖說那件事體是出於我的自暴自棄的樂觀的，但是我對於那位愛我的姑娘的在天的精靈是不得不流淚懺悔的。就在那個時候，我決心把我的身體貢獻於科學之前，把我本來該貢獻給那位姑娘的身體貢獻於

科學之前。我拋棄我酷愛的灰掃曼和歌德，我決心去過實驗室裏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自今以後，我用我平日把牠拿來做解剖人類的精神的我的頭腦來解剖人類的肉體——來解剖道學家以為醜陋的人類的肉體。我的姑娘是最愛好醫學的，我就是想把我的生活沒入於醫學裏面，使她在天的精靈曉得我的苦心，使她那清瘦的兩頰上浮上一片兩片的微笑。而且我現在的心境又合於那些冷酷的科學，我的現在的生活正是試驗管裏的生活，正同顯微鏡下的Bacteria 似的在浮動着。

但是，但是，自到了N城之後，我的決心又好似在根本上起了搖動似的，灰掃曼和歌德在我的腦海裏又占了所有的地位。知識慾饑荒的我的頭腦好似 Sponzo 似的在吸收他們發散的養分。唉，我的試驗管裏的生活不曉得能不能長久繼續下去？

我的時鐘的長短針正在三字和四字中間行結婚禮。唱曉的鷄鳴放着男性的節奏破了清晨的靜寂。黎明期將行結束了。

(四)

(83)

自渡過長江之後，連日不斷的風雨，今天初次得見江北的太陽。

我自從進身醫學以來，處處能使我呈出奇異的猜疑，一切一切映在我的耳目的都足夠引起我的新異的奇象。當我曉得組織我們人類的一個細胞的複雜，當我曉得我們骨骼一孔一溝的微細構造，神經纖維的微妙，……啊啊，Cain 的末裔的我們人類，竟承受了這些微妙的肉體。在舊約裏面我曉得上帝於創造物的末日，於他停止他的工作的前一日製造了我們人類。他把一切惡劣的自私，爭鬪，猜疑，……吹進我們的軀殼裏面。但是他對於我們這個軀殼竟空費了許多的心思，當我們人類的祖宗亞當和夏娃由伊甸的樂園裏被遣放的時候，他說：你們必須流汗滿面才得生活。但是上帝並沒有叫我們把他賜給我們的這些小小的智能來運用凶惡，而我們——他不肖的兒女們除了小部分的人類流汗求食之外，竟安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利用他們小小的智慧來欺騙自己，用一層薄薄的皮膚遮沒了自己的醜惡。唉！物質與精神的矛盾！我現在所過的生活，正是人類所該有的物質與精神的矛盾的生活！我在焦悶着，在這些好像沙土上面所建設的房子似

的浮泛不定的生活上不能安定，我怕將來我的生活會在根本上推倒，但是我很驚異我周圍的人類毫不顧慮的住在這些沙埋上面，他們該哭的臉上却浮着笑靨，他們該憂慮的，却反做出安定沈靜的態度。我同時又覺得自己過勞的神經，他們不是一刻一刻的在追求安閑嗎？顧慮着有什麼用處呢？這樣我嘲笑自己無用的苦惱，我也混在他們裏面去追求一剎一剎的安樂，我親近酒色，我愛好紙煙，我的手指被紙煙燻得焦黃，我的嘴唇被酒精弄得發燒，但是我看了自己燻得沃度丁幾色的指尖，我感着自己的嘴唇燒得同秋葉似的發燥，我覺得起了無限的快意，我與愛好飲食的朋友混在一起，天天去滿足自己的慾望，煩悶的時候大杯的喝酒，很命的抽煙，快樂的時候高聲的歌唱，抱着不認識的女性用力的接吻。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荒亂，一天一天的沉淪！我的少年的勇氣消耗殆盡，青年期的煩悶，人類真正的苦味，導我一刻一刻的沉到深淵的奧底。夜深月亮的寒宵，我離開一切人類，去追尋我淒寂的自己。但是，但是，我的自己却已是不能找尋了。好像汽爐裏發散的煙霧似的已是無可捉摸了。

(五)

江北的天氣就好似我的心境似的沒有定着，今天的大風，明天就變成美好的晴空。自到此地以來月亮已經圓了不少回數，我的心境也時而變改，天氣也隨着一切不時的變遷。今天的月亮分外清明，天空上好似洗過了似的不掛一片浮雲，只有我荒亂的心境憂鬱得無可收習的地步，我偷偷地離開了正在談笑的朋友們來到行廊上眺望了一陣月亮，我回想到一切已往的幻像，我的愁思無端地斷斷續續地湧上，我的感傷性也隨之勃發了起來。呈在我的眼前的隱在月亮下的樹木，好像我的神經枝梢似的在冬夜的寒風裏搖蕩。我想到東京郊外的夜景，我閉了的眼前現着一片無際的荒野，樹葉脫落盡的禿枝，好像惡魔的凶手似的在擾亂我的心機，我的愛人的墓碑正在那些抱握之中，我明明白白地在我的腦海裏可以描寫出那個淒冷的墓場。青石碑上刻着的紅字，我能夠看得很清楚那是「石川 Y 子之墓」的幾個紅字，我的眼中起了一陣酸味，我的潔如白玉的眼淚滴在放在欄干上的自己的手背上面，我的手上受了刺激，把我的浮遊着的幻想回歸到意識之後，

我才覺到自己又陷到感傷性的極度了。房內的談笑聲好像更加熱鬧了的樣子，越過玻璃窗子送進我的耳中。我輕輕地離開了遊廊，步出大門，走過農科大學的前門，移步到啓秀橋的橋邊。佇立在啓秀橋上，迎面的寒風掠過我充血的顏部，我的身體起了一陣寒慄。我轉身打回原路，過了農科大學的正門，剛到醫院大門的時候，我低了頭只顧凝思我的玄想，迎面碰着一個黑影，我正想退避的時候，那個黑影竟攔住了我的去路。

——呀，雅特先生！

這一驚非同小可，我簡直被牠嚇得說不出話來，我在黑暗裏面把我的視覺集中攏來，才曉得是一位女人，是醫院裏新來的一位看護婦 A 女士。

——……着驚了嗎？噫，雅特先生！對不起。

——……哦哦哦，沒有什麼。你到那裏去？

——我！……散步去。你呢？

——我也散步去。這樣冷的天氣，你爲什麼要散步呢？

——你自己呢？你帶我去好嗎？妨礙你的思想的。

——沒有的事。我是到西公園去的？

——任你的意，我跟你走。

自從回到中國之後，遭了幾次性的誤解，受了許多社會上的惡風，我對於中國的女性覺得有點可怕。在日本的時候我對於Y子的朋友都是很親切的，我用兄弟的愛看待那些許多的異性，她們對於我的愛情也很純潔的，我對於喜好文藝的女友展開我一切的幽思。Y子是最信仰我的，介紹給我的許多女性都是富有文學的情熱，我在我憂寂的生活裏得了他們的不少的陶養。記得有一次我在Y子面前，在一個將行遠別的女友眼上作了一個熱烈的親吻，但是Y子並不責備我，她反說我是熱情的富有 noble 的青年。啊啊，我對於這位持有優美的心靈的姑娘不曉得怎樣的感謝纔好。但是，但是，自回到中國之後，我一切的熱望都變成泡影了。在故鄉的時候，我愛了一位聰慧的女性，去年在上海的時候我又愛了一位很天真爛漫的女性。但是可惜她們都把我的愛情意會錯了，她們以為我是在愛她們的肉體，在愛她們的富於誘惑力的肉體，結果她們接觸了我冰似嚴霜的心靈，她把我的一切都在根抵推倒了。她們以為我的心靈在她們的面前是那麼冰結，而在別處作快意的燃燒的。唉，我想一切的事物沒

有什麼比誤會更要可怕的了。牠是一切逆運的導火線，牠能夠把一個美好的美術品打成一片一片的粉碎。遭了那些失敗之後，我就借名求學逃到這靜僻的江北的一隅來過我無邪的生活。但是事實是不能如你的理想進行的。自到了 N 城之後，我又認識了這位 A 女士，我雖然持着冷冰似的態度對待一切的人類，但是他那雙處女特有的持有熱意的眼睛却不時的在我的眼前閃動，好像黑夜裏的孤星似的在許多暗淡無光的周圍引起我的注目。我盡力地避開她那雙使人眩目的寒光，我怕自己又要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淵。然而我對於女性特有的溫和，却使她一天一天的向我親近。她向我訴說一切的苦衷，她訴說我的幾個無聊的同學時常向她作無禮的目語，她的意思好像要我作她的保護——她好像認我是她唯一的保護者。我對於這位新出濁世的花朶持有無限的愛憐，但是同時我又深恐自己的偏性——污濁的偏性會把這朶剛出鮮土的豔花摧殘成晚秋的枯木。我在這些矛盾的兩條曲線上一天一天的荒頹。我的這些無端的空想就好似亂絲似的愈欲清理愈覺沒有頭緒。玄想的時間是格外迅速地過去的，在我的這些只願空想着的無意的步行之間，我們已經走盡了很

長很長的模範馬路，我前面的夾樹大道正是導我赴公園第三橋的馬路。我簡直忘記了在我肩旁跟我緩步的 A 女士；直至踏上公園第三橋的橋上，給 A 女士的清 的一聲細語，才把我在夢想中飄遊的腦筋叫回我的意識。

呀，好亮的月光！雅特先生！你還在憶想些什麼，你看，在北公園的樹梢上發亮的月光多麼美麗呀！

——哦，此地的景色總是這樣嬌豔可愛的。

——你還沒有看見呢！春天的景色才能值得你的愛惜的，三月的時候，這些夾道的桃樹盛放了紅白的花朵——啊啊，那時的豔景實在美麗呀！

——但是我却喜歡這樣衰頹的秋景，富有哀情的秋冬景色。你看那些在寒空裏搖蕩的枝梢，隱在那枝梢上的月亮，多麼悲壯，這些景色正是合於我的心境的。陽春三月的煙景正是你們年青姑娘所喜好的景色，也正合於你們姑娘的讚賞的，與我有什麼相干呢！

——雅特先生，你總愛說這樣悲哀的話的，能催人流淚的悲哀的話的。我不曉得你有什麼可悲的事體，我看你的臉上雖然天天浮着微笑，但是我看

得出你那可愛的笑靨裏却浮着無限的悲情，……我久想問你了，你可否告訴我你悲哀的原因，……我或者能夠安慰你也未可知的。

——……………

——啊啊，好好的一位可愛的青年却陷在這樣悲哀裏面……

我感謝你的厚意，A女士呀，我感謝你的厚情！但是，但是，我的悲哀，我的無聊的悲哀却不願意擾亂你無瑕的心靈。我不願自害又害人，我的悲哀是只許我自己的心靈才能感受的。我催她離了這個橋頭再向前去，我用這句提議敷衍了我對他的答語。

N城的景緻是富有田野的豐味的。記得我曾把我們杭州西湖的景色比做妓女似的豔美，把南京的景色比做俠女似的壯麗，我把東京的野景比做帶有男性美的景色；那麼此地的景緻，我却要把他比做素樸的農家處女似的高潔了。

在月亮光下閑步了一陣，我們又在不知不覺之間走到躍龍橋的旁邊；灰白色的月亮移在中公園的枝梢上了。我的憂悶還在快意地蹂躪我。我被牠蹂躪得無可如何了，我伸手到我的衣袋裏面把帶來的威士忌的酒瓶拿出來移到我的唇邊；我把這些冷冰的黃

色的液體一口一口的送到我口裏。當我覺着一種冰冷的感覺由舌尖而咽喉而食道……一直的注流下去的時候我覺着起了無很的快意。我一氣把瓶裏的威士其飲了只剩下三分之一，我才把酒瓶由我的唇邊移開作了一次急促的呼吸。A女士睜圓着可愛的巨眼驚問我：

——什麼東西？

——威士其！

我說了以後正想把我的酒瓶再移到唇邊吸盡我所剩下來下的殘酒的時候，A女士却很敏速地從我的手中把酒瓶搶去拋到橋下去了。

河水起了一陣的浪花，我眼看我的酒瓶向水裏沉了下去。以後的事體我就完全無可捉摸了，酒精的力量使我失了自明的意識……

(六)

自從那次在躍龍橋上喝醉了酒，給A女士用汽車扶送到學校以後，學校裏的同學間起了許多的閑話，尤其是平日對於A女士作過種種的醜態的同學們竟把我罵得無可立腳的地步。同時我覺得在醫院

裏的 A 女士的人望也一天一天的跌落，看護婦間的對她的態度也不很安靜的樣子。

現在我的同學們對我的眼光好像愛克司的光線似的利害，他們好像看穿了我的惡意——對於女性的惡意，他們在回避我，好像回避逆徒或光棍似的在回避我，他們不許我加入他們的談笑。我現在過着這樣孤獨的生活；孤獨的生活是很安閑的，同時也很沉寂的。我爲補救那些沉寂，仍在利用煙酒的迷力。我吸了一枝又一枝，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我把自已浸在牠們的陶醉裏面逃避一切的苦悶。但是，但是，在這些險惡的氛圍氣裏面對我始終沒有改變的還是 A 女士，她照舊的來與我親近，不，更加親密的來與我親近，她不怕一切周圍的惡潮，她毫不躊躇的來與我親近。啊啊，我現在又在近臨深淵了。她的無邪的言語，使我不得不起愛憐的情意。他不時的對我訴說她的苦衷；她說自己是上無父母下無弟妹的一個孤零的女子，她說自己是寄身於姑母家裏的，她說她的姑母是一位勢利的婦人，她又說自己不願沉淪在江北的一隅要吸些江南溫和的空氣，最後她說自己到此地來當看護婦是萬不得已的。我聽了這些苦訴，我簡直不曉得怎樣才好，

我找不到安慰她的一句話。我想對她表同情，我想盡我的能力去幫助她，我又怕她把我的誠意誤會，我要對她冷淡的疏遠呢，我又沒有那樣勇氣，我簡直弄得毫無主意，我不曉得怎樣作法才能得兩全的結果。我在左難右難的當中只得了一條生路——就是自己永遠離開 N 城。

我在中公園內閑步的時候把我的這個決心決定了。我立刻把這個決心告訴了與我同來的 C 君和同鄉的 Y 君，他們當然是極端反對的。他們問我為什麼要起這樣無聊的意志，我的答語是很簡單的：

——我的性情不配學醫學。

但是他們却始終要阻止我，要阻止我現在離開 N 城，他們說即使不喜歡學醫學但是這半年是總該忍耐下去的。C 君反對得最激烈，他說我如果決定要走，他定要打電報告知我的家庭。但是我還是實行我自己的主張，我怪僻的脾氣不許我聽從友人的好語。他們被我弄得沒有法子，只好問我的行期。

——就在今晚。

——那是太急了，至早也須在明天，這一件總該留點朋友的情面聽我的話的。是嗎？Y 老弟！

——那是當然的。

我沒有法子只好再留一天。那天傍晚時光我又到西公園附近的馬路上踱了一次。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不論住了多少時光，就是一天兩天也有一天兩天的回憶，而對於那個地方起了多少的情意的。何況是住了幾個月的 N 城，我對於這農婦似的素樸的 N 城的景色很有些留戀不忍捨的情緒。我覺得今天看見的夾道的一枝一木都對我表示着無限的情意。我在躍龍橋口佇立了一陣，對於橋下的綠水起了無限的感慨，我凝視了那天我的威士忌的酒瓶沉下的地方沒有留存一些痕跡。我在那裏滴了兩點離別的酸淚才回身到城內 S 餐館裏去應 C 和 Y 君邀我的晚餐會。

* * *

昨天晚上在 S 餐館喝了一個痛快回到學校的時候已經十一時過了一刻，我又寫了一封似安慰非安慰的預備明天給 A 女士的長信，就寢的時候已是將近黎明期了。今天起床已經將近正午，吃過午飯爲整理行李忙了半天，把應用的東西裝入一隻帶去小皮夾內，無用的東西預備送進當舖裏去。吃過夜飯與送我的幾個朋友別了之後上了汽車，汽車正待開動時候 A 女士從醫院裏跑了出來。她把一包新聞紙

包好的東西交給我，她伸出一隻嫩白的小手與我的右手緊緊的握住了之後，她帶着哭聲對我說：

——雅特先生，我深謝你的厚情！我祝你旅途平安。要說的話很多，我都把他包在新聞紙內，請你到上海後拆開來看。

她的兩眼內含了滿滿的清淚，我不願看她含着想情的美麗的眼睛，我把新聞紙包向衣袋裏一插，司車的告訴我要開車了，我的眼睛起了一陣酸意。汽車的喇叭聲把我的這個遊屍送到黑暗的夜景裏，茫茫的黑夜在導我入她的懷抱之中……

孤人雜記

在這生命的舞台上，我們的一生，有如輕烟，有如浮雲。在這輕浮的生活中，我們的思想也浮泛不定。一時有一時的衝動；一秒鐘，一秒鐘，我們的思想的變遷，真好利害。有時痛哭，有時苦笑，有時悲泣，……——這是真的，這是真的人生。我們把這一刻一刻的人生，不定的衝動，無裝飾地寫出在紙上，真算是真的，赤裸裸的人生的表現了。但是，這些表現，有時或許自相矛盾，這是不免的，但是不關緊要的。

(一九二三，一二，一元。)

(97)

我現在覺得很奇怪，除了自我以外，似乎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在這飄渺的天地間，我覺得除了「我」以外，再也沒有人了。只有我是人——只有一個人。

但是有時候，不曉得什麼緣故，覺得有許多人，也同我一樣的，來與我親親密密地接近。

我覺得這些人，都很可怕，很可憐！

我不喜歡同他們親近。只孤孤地自以為是一個超人。所以我不願人們的嘲笑；任性地，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要叫就叫。世界上只有我，只有我，——只有我是一個人，唯一的。所以我任性地狂呼！

二

有人對我說：『你希望和你的愛人結婚嗎？』

我聽了這句話懷疑了。

愛人給我的只有愛，我給愛人的也只有愛。我並不求愛人的軀殼，我更不求愛人和我結婚。

結婚是愛的墳墓。結婚，是容易給我們名目上的愛——夫婦的愛，而消滅我們愛的愛——愛人的

愛。我不願棄了真的愛，而追求虛偽的愛。因為我已經被牠陶醉了。

三

『我甯看安琪兒無意的微笑，
我不願看牧師說教時的苦臉。』

是月終的一個禮拜天，我因為要看教會中的儀式。到教會做個暫時的信徒。這裏我到過好幾次了。

但是，今天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格外奇怪，要笑！當我看見牧師和許多信徒們，都帶了一個很好看的假面具，很恭敬，很嚴肅。

我看了，我笑了。我任性地笑了。

許多嚴肅的人們，都掉轉頭來望我，——好像望一個叛徒一般。頓時把他們的假面具剝下來了。哈哈，又是一笑！

四

一天早晨，天剛亮的時候，我立在月台上，看見樓下街路上許多行人走過，——我覺着一種悲哀了。我哭了。但我不曉得為什麼悲？為什麼哭？也

不是爲我悲哭；也不是爲他們悲哭。是爲悲而悲，
爲哭而哭吧！

這可叫做悲的悲，哭的哭了。

五

『從生命的沙漠上，

發見了死——人們的故鄉了。』

當我從我朋友的手中，接了好友的死信的時候，
我不覺微笑了。

圍着我看信的人們，都說：『好可憐的一件事體呀！』

但是，我曉得我的好友，從不知前後的人生的
沙漠間，找到了故鄉——死的高原——回去了；豈
不大可歡喜嗎？他們偏說這是可憐的事體，我真不
解了。

六

今天晚上，讀了歌德 Goethe 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s；頭都昏了。
昏了！那時，祇有悲泣伴着我，只有悲泣，只有悲
泣！

後來連字也看不明白了——看不見了。

呀，維特呵！你就是我了。你的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你的心！

呀，綠蒂呵！你就是她了。你的心，就是她的心；她的心，就是你的心！

呀，歌德呵！這本小小的本子，就是你的淚，的血，的肉，的愛的結晶了。簡直說，又是我的淚，的血，的肉，的愛的結晶了。呀！好可憐的一部日記呀！

七

今天是聖誕日，上午我也很平常地過去，好像沒有這一日一般。

下午我覺着煩悶極了。所以到教會裏去；要得些精神上的安慰。

但是，不中用的。教會裏的人們不過給我恐怖罷了。我聽見他們所奏的音樂，就好像『葬鐘』一般；對於他們所唱的讚美詩，就好像暴漢的吶喊一般。

呀！我恐慌極了。我覺得他們都要來殺我。都在嘲笑我。我一秒鐘也不能再留連了——這可怕的

地方。我只得獨自逃開這可怕的人們。——呀，可怕的人們呵！

八

我現在懷疑一切——我不得不懷疑一切。社會上一切的東西，——不論是具體的，是抽象的，對於我都是懷疑的種子。

我懷疑社會上的道德，我更懷疑社會上的道德家。我懷疑宇宙之存在。我懷疑世界，我懷疑一切寄生在地球上的人類之存在。我懷疑我的朋友。有時候，我懷疑我的愛人，懷疑我自己。

我也不曉得自己爲什麼懷疑。我只是懷疑着——我不得不懷疑一切之存在。

九

人說：『你是一個破壞者。』

是的，我承認自己是一個破壞者；但是，同時我又認自己是一個創造者。——因爲有破壞纔有創造的。所以我儘我的心，身，去破壞，去創造！——我破壞一切，我創造一切。

我不能承認上帝是創造者，是全能；我只曉

得『我』——就是世界的創造者，我用一個『信』字，來建設一切。

十

我深深地覺到——覺到宇宙是一個空洞的氣球。

我不能信宇宙之存在，我更不能信寄生宇宙間的人類之存在。我不能信自己——肉體與精靈之存在。

我深信，我們的軀殼，就是煤炭的殘渣；我們的精靈，就是烟雲。有時集成一團，有時分散無形；有時活動，有時冰結，但是，終究是個『無』字罷了。

十一

人的一生活，就是一剎那間的風烟。所以人們所做的事體，都於一剎那間發生，於一剎那間完了的。於這一瞬間，我們要極力去做——那要做的事。

人呀！你必須盡你的心去愛你所愛的人；儘你的力去指斥你不喜歡的事！於這一瞬間，你們不要

怕——不要怕一切，祇管做！祇管愛！

十二

今夜是年終的一夜，我覺得精神飄蕩得怪利害。呀！我再也忍不住了。

同我的兩個朋友，平日人都說他們是特別一點的；買了兩斤酒，一角花生仁，喝得腦都昏了——或許可說是聰明了。

我覺得快活極了。我覺得伴着我的許多朋友們，個個都很可愛，很可親。我抱了他們當中的一個——緊緊地擁抱着，任情地做熱烈的接吻。那時候，只有熱情伴着我。只有熱情，只有熱情！

我倆的兩唇如燄，我倆的兩頰如火。這是我們倆血之交流，我們任性地狂呼罷！

十三

元旦！這是什麼樣的一天！

我哭這一天，我笑這一天，我恐這一天；因為這是一年中中的『死日』呀！我再也說不了，——可怕的元旦！

十四

可怕極了，當我聽見我的朋友在詛咒我的時候，朋友呀！你爲什麼這樣作難你可憐的朋友呢？

呀，好可怕！我今天碰着你，好像覺得你是狼虎一般。我發戰了，我戰慄得真利害，好像遭遇風雪的羔羊一般。

呀！可怕的朋友呀！我曉得了。你要吃我的肉，你要吸我的血；你要奪我的愛和光。如果那樣子，我就更變成個冰結了的機械了——沒有血，沒有肉，沒有愛，沒有光；毫無生氣的機械了。那時候，我的心兒如鐵，我的腦海如冰。

但是，可愛的朋友呀！你甘心嗎？把你可憐的朋友蹂躪到這個地步。不，決不，決不！我決不能信世界上有這麼殘忍可憐的人，好像臭蟲一般的人。

十五

我的母親很愛我，我的父親也很愛我，——好像許多的母親愛他們的兒子一般。但是，可惜，我不敢充分領受牠。

我的愛人，更熱愛我，可是我又因為人們的阻
攔，不能公然領愛。

呀，親愛的朋友！只有你的愛我是能夠充分
領受的；請你儘心地愛我罷！假使你又不能夠愛
我，我就會成個不知愛的機械了。

十六

昨天晚上，我最親愛的一個朋友，笑着對我
說：

『溟若！學校快要放年假了！可是我總不喜歡
歸家。親愛的溟若，你要曉得，沒有母親的家庭，
是很寂寞枯燥沒趣的。』

我聽了他的話，我真急得要哭又要笑。我覺得
他好像是剛對週的孩子一般。

我得到一種幻想。

我覺得他的母親，好像是一個天母一般；擁抱
了她可愛的小孩——他，正在熱烈地接吻，在唱搖
籃的歌兒。

我又想到了自己：

失了母親的朋友！

你說母親的愛是甜蜜的；

但是——
在這甜蜜的陶醉中的我，
又何嘗知道呢？

十七

今天我覺得無聊得不堪；一切寂寞的空氣，一時都攻迫着我。

我回想到十年前的我，不覺放聲大笑；傍邊熱心看書的朋友，倒因此吃了一驚。

十年前的我，是個頑皮的孩子；五年前的我，還是個可愛的少年。但是，三年前的我，已經成個陰鬱的青年了。現在呢？只可說是個人間的懷疑者吧。

十八

正午過了的時候，同我的兩個同志——三個人，肩兒並着肩兒走。在倉橋口，看着一班人圍着什麼在看。

一個人被人打了——好像打狗一般；聽說這個人做了賊。

但是我不相信，做賊的人的心是真壞的；道德

家的心是真好的。奇哉！奇哉！人的心，都是些浮
飄不定的烟霧；那裏有真好的？那裏有真壞的？

十九

破壞，破壞！盡你的力去破壞罷！破壞社會上
的一切！

沒有了，沒有了！除了破壞之外，是再也沒有
別的什麼了。可憐濃血汗穢了的世界，再也沒有改
造的餘地了。只有破壞！只有重新創造！破壞呀！
新的創造呀！

哦，改造者呀！世界的改造者呀！——你是癡
貨！還有什麼改造！唉，還有什麼改造！哦——

只有破壞！只有破壞！只有破壞以後的新的創
造了！

新的太陽！新的地球！新的生命呀！

二十

昨夜在夢中，朦朧間好像與自己的愛人握手談
話。醒來後，枕頭被眼淚浸得透濕；胸前好像被什
麼東西閉塞了似的——悲哀嗎？或許是歡樂？這就
是惆悵了。

呀！更痛苦！那惆悵的情緒，緊緊地迫住我的胸前，使我呼吸都不能如意了。我看自己是不是會死？哦，會死！我是情願的；握了她的雙手，安安穩穩地死去，我是情願的。——就是在夢中，我也是情願的。

二十-

春來了——可是真來了嗎？我總是這樣疑問着。

『真的，真來了。踏過霜雪，佈滿了人間，春光是很公平地更生了！』

但是我不相信。我寂寞的心，只管懷疑着。

人家很快樂地燃着春草，（一）來迎明媚的春光？但是，我看她們——她們的臉上，好像依舊只是寂寞着；我不曉得他們——她們的心中，是否有春的氣分。可是我呢？我的心中呢，那裏還有春光？只是寂寞着！

哦，春真來了嗎？春光真是更生了嗎？——我不相信，我寂寞的心，只是不相信。

哦，春真來了嗎？春光真是更生了嗎？——在何方呢？四圍只是寂寞着！

(一) 溫州之習俗，於立春之時，燃樟樹之小枝以迎春：名之曰燃春草。

二十二

我現在每回聽到人們親親熱熱地說及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的時候。我總覺得太冷淡了。——他們實在太拘於名義了。他們的言語間，好像帶着許多勉強的樣子，好似不得已一般——不得已相親，不得已相愛。這真太寂寞了，太沒味了！

我聽到許多朋友們，像咬着糖菓一般，很甜蜜地說及他們的情人的時候，我又覺得太悲慘了。——他們是太迷醉了。他們的言調間，好似帶着許多失望的樣子。但是，他們實在太過於自信了。——哦，這真太自欺了！太可憐了！

我又聽到他們說及和他們並沒關係的別人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却很平淡。也沒有像說及他們姊妹，妻子的時候親熱，也沒有像說及他們情人的時候甜蜜。但是他們於不知不覺中，受着感情的逼迫，有時要哭的樣子，有時要笑的樣子。——這當然是很自然的，好像我們寫詩的時候的樣子，無拘

東地哭着，笑着。我覺得沒有什麼時候，比這樣的時候更親蜜了？

二十三

當我初次讀了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七號中徐雉君的失戀後的時候，我覺得個個字都是淚，個個字都在活動，都在不住地戰慄！但是今天重讀的時候，牠却使我覺到一種完全相反的感觸。我覺得個個字都好像乾了的淚一般——個個字都是淚痕，而且都在靜止着。我看到了人生的背景，知道了人生的滋味，不住地狂叫！

『愛！』不過是一幕甜蜜的劇，不過是一陣辛酸的夢。牠好像是夏夜裏的微風，吹得人們於一剎那間陶醉了；但是，微風過了之後，却使人們更加熱悶了。

『愛！』好像是輕煙一般圍繞着我們青年，好像是流水一般流過我們的身傍。呀，可怕的愛！叔羽呀！開了你的心眼，觀察你自己胸中的宇宙罷！

二十四

昨夜得了一個奇怪，可怕的夢。

我抱了我的愛人，在一個高山絕頂；那時候，正是寂寞的早晨。一個可怕的人——我也不曉得他叫什麼名字——蓬頭散髮，赤着雙腳，來奪我的愛人。她戰慄了，哭了！我抱着她儘力望山下逃走。山下是一片無邊的海，一隻小舟蕩漾着。我們倆跳入舟內，那人在岸上拍手。仔細地看，舟底有兩個小洞，海水漸漸地浸入了。呀！危險，危險！……

夢醒了，嚇得我一身冷汗。

二十五

今晨在小西湖畔獨步，心頭比平日格外清爽；幾天來鬱在胸上的愁雲，彷彿頓時消散了似的。

忽然間，我看見我腳邊的石頭傍邊，有一朵鮮紅的花苞，牠被人們棄在這裏，漸漸地，萎了，萎了！

我受了——一個打擊——很慘痛的，但是很甜蜜的。

同時我又得了一個幻像——很可憐的，但是很親愛的；那時候，我緊緊地追留這個幻像，——這個可憐的，但是很親愛的幻像——只是不放。唉！親愛的幻像喲！我只是追留着你呀！在我的眼膜上，

在我的腦海裏。

『我的愛人，立在花籃裏；白輕紗的衣衫在她的身邊飄搖，青絲髮在她的肩上顫着。眼睛釘視着我，微微地笑着，又好似要說什麼話似的！……』

哦，這朵花苞，是不是我愛人的寄託者？是不是我愛人的化身？這朵可憐的花兒，於未放苞以前，就被人們厭棄了的！蹂躪了的！只有我，却緊緊地擁抱了牠，在我的胸前；還和接許多次的吻，用我的熱血灌注牠。

唉，現在我的愁雲，又集攏來在我的胸上，在潮，在潮！——哦，我捉住了春，同時又被她逃去了！

——春，不是永久留在你的手中的！她來了，但是就去的！

二十六

朝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絕早，晨風掠過濃綠的草茵；正是春意深沉的早晨。我獨自仰臥在碧綠的草上，眼眶裏滿含着清淚。

一個女人，很美麗，很標緻，但是很可怕；看了要令人發戰！她的頭髮，好像是魔女可怕的網

絲，快要把人縛住；她的眼睛，好似兩道劍光，寒光灼灼地，快要把人射死；她的兩頰，紅得好像是燃着了的一般，處處可以找得出她尖銳敏利的誘力。

啊啊！我的愛牽着她的手，低着頭，跟她走着。前面很模糊，很暗昧，我們辨不出來，那是什麼地方。

漸漸地明瞭了。我看見一個大山谷展開在她們的面前，她們很平淡地，面色一點也沒有變動，同平常一樣，撲抱着跳進去。

我的眼昏了，幻象也漸漸地又模糊起來了。

一種『力』，很强很强的『力』，使我放起高聲笑了。

二十七

朋友們這樣告訴我：『這是燦灼的陽春。溟若！你何以不把你的美感留些痕跡？那不是你生命路上的鮮花？』

哦，友們喲！我深謝你們的厚意！

但是，我是辜負了你們呀！春已老了。但是，我的紙上——潔白的紙上，何曾有些兒痕跡！潔白



的紙，依舊是潔白，

『陽春拋棄了我，哦，陽春拋棄了我！』

在那迷途中——在那長長的人生的迷途中，孤單單地，淒冷冷地，彷徨躑躅着的。是誰？是誰？

在那沙漠裏——在那茫茫的人生的沙漠裏，孤單單地！淒冷冷地，無處安宿的，是誰？是誰？

他是否……是我？哦！他是否，是我？你看！我們看他的蓓蕾時代，甜蜜時代，荊棘時代，……都在一幅一幅地過去！過去！無停留地，過去，過去！呀呀！看！他的青春在誘惑他，他的青春一刻一刻的消滅！消滅！奏着昏夢一樣的音樂消滅！消滅！看，他的血的飛迸呀！他的淋漓不住的眼淚呀！他的奔騰不息的心血呀！

呵，人生！是酣睡？是昏夢？——有時被甜蜜的春夢追留着，有時被可怕的惡魔戲弄着，——只是朦朦朧朧，淒淒慘慘，逍遙着！他不管前面擁着幾多神祕，後面追着幾多惡魔；也不顧左右是魔鬼？是金字塔？只是逍遙着，逍遙着！

他有時作痛苦的嚎啕，有時作悲壯的奮鬥；他確是一個熱情的革命健兒。道傍青草上點滴着的水

露滴！你是他的眼淚！ 沙漠沙礫間深藏着的清泉
滴！你是他的血滴！

他有時也覺着春日的可愛；

當他看見這傍青草的時候。

他有時也覺着愛情的甜蜜；

當他抱住愛人蜜語的時候。

他有時也覺到人生的悲慘；

當他受了人們冷視的時候。

他有時也覺到家庭的熱情；

當他受了母親愛撫的時候。

……——這些時間，却非常的緊迫，不過只有很短，很短的一瞬；隨後只是依舊寂寞罷了，但是，他却不肯輕易地把牠們放去，一瞬——不過好似閃電一般，極短，極短的一剎那間。但是，他總是儘力去建設這閃電一般的一瞬。

輕烟一般地過去的韶華，流水一般地過去的青春。他也不管；他也不願隨後的寂寞，只在追求一剎那間奇異的生活。

呀！

他心中的心火呀——燃燒！

燃燒了熱情的太陽，

燃燒了赤紅的心燈，
燃燒了痛苦——變爲灰塵！

* * *

他心中的心血呀——推蕩！
推蕩了海中的柔潮，
推蕩了眼中的淚泉，
推蕩了悲哀——變爲血潮！

（一九二四，二，二九。）

James H. Hunt
Governor of North Carolina

拉集了殘燼以後

自從離別了埋葬着少年時期的浪漫生活的日本，眼巴巴的持着一種希望回歸到中國以後，自己所幻想着的幻想，都被現實打破了。本來已經缺少自持力的，意志薄弱而情感容易激發的自己，處在這樣灰色的周圍當中，不僅沒有向上振作的傾向，却反是只有一天一天的向下面墮落了下去。生而無能，學又不成自己，就好像自己的肉軀的流蕩似的，自己的志向，情感，慾望，所學，……一切一切，都好比小孩子玩弄的萬花鏡似的千變萬化的在變着把戲。東也不是，西也不好，終究現在又跑到醫學的路上來了。——這樣的推移下去，不曉得到什麼時候為止？自己靜下來想想，自己也替自己寒

心起來。

這樣一想，愈想愈慌，愈慌愈怕，愈怕愈愁。愁不出頭緒出來的時候，就想借些外來的物質，像咖啡，紙煙，濃茶，酒精等能夠激昂自己的情感的那些物質來消熄愁悶。這樣愈愁就愈頹唐，就愈感着自身的無聊了。假使自己如果能像那些有所作為的年青人的樣子，能在社會上占有名望的大人物羣裏東鑽西跑，或者能把傍人的帽子頂上自己的頭上，掛起了什麼什麼主義，什麼什麼信徒的招牌，那麼更至少比現在要好些，不至於會弄到這樣頹唐，這樣無聊的。可是傲而無能的自己，偏偏會瞧不起那些社會上所謂占有名望的大人物，也不高興把傍人的帽子拿來頂上自己的頭上自形滿足，所以那些事體，又是輪不到自己去做的。於是無聊上又加上無聊，東想西想，想不到一個好法子來彌縫自己的無聊，想得百無聊賴的時候，只好張大了嘴巴，深深的呼了幾口嘆氣。

在這些嘆氣之餘，自己也會照着自己要說的話，或者爲了自己所幻想着的幻想寫了些不倫不類的文字。但是寫了出來的文字到底像些什麼東西，那就連自己都說不出來的。——說是小說呢，有些

不像；說是散文呢，又有些不類。

所以照自己本來的初意，是並不冀望在這生活程度很昂，紙張很貴的時候，把牠們拿出來印刷的。不過在自己百無聊賴的時候拿出來看看，給自己解解悶氣的。可是現在因為窮得不能開支了，連外國書店裏所欠下來的書帳都對付不過去了，連連的接到幾封「如果再不交清，就請律師來同你說話了」的幾封恐嚇信。這樣一來，無論怎樣糊塗的自己，也不能夠爲了這幾百塊的書錢來仰外國商人的鼻息了。迫得沒有法子纔把這幾篇不大連絡的比紙煙的殘燼還不值得的文字，勉強拉了攏來，集了這樣一集不倫不類的東西掉了幾個銅錢去解了書帳。

在此還要向花了錢買了這本冊子的讀者聲明，如果你們後悔白花了幾毫錢買了一本這樣不倫不類一無可取的東西，那麼就請你們只當上了書賈的當，把牠拿來撕掉，包包花生米，或揩揩檯子也還有點用處的。但是我想如果有無聊得同我不相上下的人，或者同我差不多沒有用處的年青人，我相信他們至少也會替牠表示出一些同情，不忍把牠拿來撕掉的。而且我最大的希望也不過如此罷了。

最後更要附帶的聲明一句：書內的有一兩篇是

曾在什麼雜誌上發表過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寫於南通醫科大學。

